

論語

憲問
衛靈公
季氏

或



舊唐書
德川氏藏

校正官板名儒四書大全卷之八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趙氏曰憲問耻不書

記之證一也他章夫子稱弟子則名之曾子有
子冉子門人之宰亦以字稱而非其師者皆稱
字如原思為之宰亦以字稱而非其師者皆稱
記之證二也下章問克伐怨欲不行不別起端
而懸書之其為自記之證三也○勿軒熊氏曰
多記春秋人物凡四十七章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
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耻也憲之狷介曰狷是有

鄭申甫曰此章只舊說為
當近說有道無道俱要有
為如此則只云穀耻也意
自該括多着不有道無道
字何為

南鑾
彥庫

德川氏藏

執守介是 其於邦無道殺之可耻固知之矣至於
邦有道殺之可耻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
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朱子曰殺之一字有食祿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
食祿畧無建明豈不可深耻哉問憲之猶介安貧
豈不見族黨稱其孝弟夫子未以為可也至人者
能持身於無過而小魚益於人國不足深責也邦
受道而志卓然能為不苟者亦不可也○原憲其
守道而志卓然能為不苟者亦不可也○原憲其
無道而志卓然能為不苟者亦不可也○原憲其
為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其學之未足以
於素餐之愧故未以知者而告之然則意止於無
推之以及其所未及耳或謂夫子之意則意止於無
其所未及耳或謂夫子之意則意止於無道得祿
者而責告焉豈能安貧而告之於日新邪○梅巖胡氏

曰論語中說有道無道凡八出泛論者三指其人
而論者五南容伯玉武子史魚原憲是也世有道
如南容之不能廢如伯玉之仕史魚之直可也如
志且賤而不可行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新安陳氏曰
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然其意正與
此章同但彼全是在平說此亦雖是平說然其意正與
分上觀之則重在即有道得之餘而見其於事為常不
為夫知之然猶告之者自守當得之餘而見其於事為常不
足故夫子然猶告之者自守當得之餘而見其於事為常不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
忿恨欲貪欲之慶源輔氏曰克只訓勝如克敵克已
好勝如伎克克伐是也敵勝已只是也然單言之則為
以自殘也忿見於外恨藏於中內恨之意自矜則怨
有公私貪欲則克伐者因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
對舉互言則克伐者因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

李商隱曰言遜字非早
遜謂遜避是不欲表暴
自見之意

孫行孫並去聲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

源輔氏曰懷謂意所便安處便是利心為士者正
義而不謀利若於必不能知所徙矣內則損德外
於義之所當為者必不為士哉○雲峯胡氏曰懷居與
則廢業是尚足以為聖人所執者所謂安土敦乎仁其
小人之懷土相與安無所執者所謂安土敦乎仁其
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者所謂安土敦乎仁其
樂也天懷居者戀其身之所執者所謂安土敦乎仁其
其累也人○新安陳氏曰君子當安而能遷私意
必不能苟安也若是則如輔氏所謂於義所當為
徒矣

危高也孫卑順也○氏曰高峻者巖隅之稱非阿峻
也伊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不變也至於言則有尹

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王言孫豈

不殆哉○朱子曰洪氏云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
失其正也持少置委曲如夫子之意對陽貨王孫亦非
云耳○南軒張氏曰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
其言行○介然守道不徇於世自持身則終無可變之
高特耳○慶源輔氏曰行以持身則終無可變之
理言以應物則或有當遜之時○雙峯饒氏曰行之
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馬國無道至死
不變言而有時而或遜所謂國有道不變塞馬國無道
無道其默足以容○新安陳氏曰制行無時而可
變持身之道也出言有時
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八字出能言者或便

容爾隨筆云南宮适問
羿稟不得其死禹稷有
天下言力可賤而德可貴
其義已盡無所可答故
夫子侯其出而歎其為君
子將大其尚德至六再言
之聖人之意可見矣

姚承菴曰春秋之時尚權力而輕道德适深有感焉故舉羿稟禹稷為問非若俗所云夫子不答亦非尊已傷時
之謂尚力者亡尚德者王其理固然不必答也南宮适出亦會夫子意不再問耳然其志趣造詣則已越人數等矣故

夫子與其人後與其心
集滄園曰禹未躬稼
然平水土者亦以為稼
穡之地稷未有天下然
武王有天下時尊為配
天之始祖是亦有天下也
陳抱冲曰十二篇書中未
死之前故曰不得其死然期
詞也此述二人于既死之後
故言不得其死斷詞也何
文定王又憲以然字喚下
句便見尚德之意
洪容齋曰稷躬稼而有天
下泰伯三以天下讓皆以子
孫之事追言之

蒙引播種分布而種之也

平倭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
血氣之強而已也胡氏曰使倭口給無德之言尹氏
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
必勇志能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問仁與德何如
隨所得淺深皆可以為得皆可見於言仁則德之
全也心無私累故能見義必為德未到此田地未
有勇也

適古活久

羿音詰

稟五報及盪土浪友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稟盪舟俱
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
答南宮适出學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

人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
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反又殺羿而代之稟春秋
傳作澆反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
少康之子相所誅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於
窮石因夏民以伐夏相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
于原獸用寒浞以爲相浞行媚于內宮人而施
于外愚弄其民而震弄于田殺而虐之許以
取其國家羿歸自田家衆殺而虐之許以
靡安之臣因自室生澆音灌及斟音斟氏以
爲而不待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
夏同姓諸侯靡自滅澆澆國之遺民以威
澆而少康少康滅澆澆國之遺民以威
窮遂亡也然非安陳氏曰羿稟皆篡賊而殺
者皆篡賊也故云殺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

羿當誅
有嗣
夏禮
燼
有嗣
夏禮
燼

○禹平水土暨稷播種
者相須為力者也故曰
躬稼禹平水土者所以為
播種之地稷之播種者
所以成禹平水土之功蓋
註亦平土然後得以教稼
穡是已
夏九範曰躬稼是說他微
時事不指平水土教稼穡
言
徐叢泉曰君子之心自是
尚德贊美之深不覺其
辭之再爾
表了凡曰對當時說則曰
君子就所問說則曰尚德
徐玄扈曰適之言從容
諷諭託寄深微此三復
白圭之效

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
亦有天下適之意蓋以羿稷比當世之有權力者
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適之言如此
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
俟其出而贊美之問夫子不答南宮适宋子曰適
全然不答疑其其實有貶當時而有尊夫于之意夫
下以力相高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言謂強力不
可恃而德之為尊也夫以不答者以其有禹稷之
言答之則是已當之意也而其言之善則從而美之
躬稼者舉其知尚德之意也而南宮适亦知言哉
○慶源輔氏曰適素號能謹言而以此質于外夫
其所以問世悼俗尊尚聖人之意備見于言外夫
子不答於出而美之可見聖人處事之密而取善
之周矣○葉氏少蘊曰是時田恒之篡齊六卿之
分晉三家之專魯曾執非欲為羿與稷者○雙峯饒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
而仁者也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
未免為不仁也朱子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
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
也○潛室陳氏曰君子容有不仁處此特君子之

論語八卷

大婉辭

前書曰金自礪子一命帝所愛以為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礪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

徐傲曰誨不是諫諫者小臣之職誨者大臣之道誨誨字自有深味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東漢楊彪傳彪子為犢所殺操見忠而勿誨婦寺時之忠也詩大雅維婦寺刺幽王嬖

過耳蓋千百之一二若小人心本如鐵石亦無醒已之理甚言小人之不仁也此君子發之時小心術邪正言君子本心雖正尤有私意間發之時小心術邪心既無縱有隙光暫見決不勝其德蛇之毒此章深惜小人之喪失本心也○雙峯饒氏曰仁是純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有間斷便是不能者有矣夫小純是天然或有形終為物欲所蔽決不能到純全田地故曰天理未盡小人而懲天吳氏曰巧鮮仁也聖人不能盡小人而懲天小人未盡者亦不得以稱之云然者勉君子而懲小人也通考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

張鼎忠曰按在傳則鄭之為命非馮簡子不能斷而草創者子羽討論者裨諶略與論語不同

褒姒任奄人以致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亂之詩寺奄人也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慶源輔氏曰愛焉成之忠焉而為者不能不誨以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為而為者觀慈父之於子忠臣之於君則可見矣蘇氏發兩知字尤有意味蓋人之私情往往不知勞之為誨之為忠故又言以明之○厚齋馮氏曰人之常情勞之之事難從而長其善以救其失豈非忠之大者乎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

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

愛

猶

仁非

存猶頑痺

夫子凡曰子產政高飛猛禽其
心則主乎寬夫子以為惠人
闡其幽非舉其重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實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
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其有德者能以寬服
民其大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
大則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符之
澤荏苒音九蒲澤名也於澤中劫人劫人於符之
吾早得夫子不聞此與徒兵以古之遺愛也○
子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政尚嚴猛其實乃
子曰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尚嚴猛其實乃
要用以濟寬爾所以為惠人○書惜幣爭要皆以
黜汰侈崇恭儉作封誦刑書惜幣爭要皆以
財足用禁姦保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
于愛故夫子以為惠人其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
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然孟子以為惠而不
惠之教子指其誠有所未及也○孟子所謂惠而
惠夫子指其誠有所未及也○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政

不過以其乘輿濟人之一事而言其愛人之心因
可知矣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
賢大夫也

馬融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
言無足稱也或言楚令尹子
西也
鄭申甫曰彼對楚言此便有
內之意彼便有外之意
彼哉彼哉猶俗語所謂他
麼他麼意不置褒貶以
為不足便貶也問禮仲人
也猶云這箇人好喜而親之
之詞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
賢大夫也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
賢大夫也
常欲立子西子西好善立長則順建善
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西好善立長則順建善
秦不可瀆也瀆慢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
難不立子西秦將來討是速召也亂嗣也
其名惡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亂嗣也
後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昭王六年楚國何為必
楚國大惕懼亡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言知
俱而後乃始於是乎遷都於楚音然不能革其僭
若地名也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然不能革其僭
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反在呂止之日夫非
以私外之集註提此見其不其後卒召白公以致

郢都

飯食之也疏食醜飯也
高中文曰還是伯氏有罪仲
奪其邑非桓公奪之以與管
仲也荀卿所謂與之書社非
奪伯氏之說也荀人莫之敢拒
非沒齒無怨之說也固知必非
此事也
習說書曰昔管仲奪伯氏
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
人以為難者高文之使康立
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
言而已哉
表十凡曰若果桓公奪之
當兼怨桓公不當專
怨仲矣

禍亂止至善章內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
之之詞子申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
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
子同時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
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問管仲曰人也范揚皆以為盡
何朱子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無人在莊子所謂
不是人更管仲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厚齊馮氏
也末盡得人道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厚齊馮氏
三百家也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
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

楊註秩順序貌

淮南子曰管子文錦也雖
醜登廟子產練染也雖
美不尊

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
十五家為社書社謂以社之而富人莫之敢拒者
戶口書於版圖者凡三百也而富人莫之敢拒者
即此事也託國也仲尼篇齊桓公見管仲力之能足
父是天下之大決也是天下之太智也遂立以為仲
也與高圍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氏國
氏齊世鄉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惡也
距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貴賤少長
莫不秩秩然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太節也
排管仲皆是有功於夫所以護之孟子之時有王仲
尊王亦是有功於夫所以護之孟子之時有王仲
人皆知尊伯術而賤王道孟子之功利之時天下之
於桓文管晏 ○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
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
槩乎其未有聞也新安陳氏曰槩平斗斛之物謂
慶源輔氏曰管仲德不勝才子產才不勝德皆以

四書卷八 論語 吾人 卷八

資質言也故其事業亦各隨其資以為之使其知
 聖賢大學之道循序而漸進成已以成物則子產
 之德當與頴閉同科而仲規模是與伊呂並駕矣
 ○陳氏曰二子皆無大學規其人也○雙峯饒氏曰
 乃為王佐才而伊呂周召其人也○有君子之道四
 子產才不及仲然却正當過之如論人君事而稱之
 之類是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聖賢數論其有稱之
 曰養民也惠即其乘與濟人之事而曰賢而
 不知為政同也伯夷也孔子以統體而言之曰賢而
 聖人以百世之師曰伯夷德名之曰聖也清聖之和以
 一偏之弊言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處上聲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
 不可忽其易也存活不得所以無衣可着無飯可吃
 衣着自有飯喫但若知義理稍能守分便是無驕

所以易二者其勢如此○貧而無怨夫說亦佳富而無驕不
 於外物者能之貧而無怨夫說亦佳富而無驕不
 或謂世有處貧而無怨者然耶未見於外耳又烏保其所
 謂難易之論其失者耶此蓋未失於外耳又烏保其所
 中而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見於外耳又烏保其所
 貧而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見於外耳又烏保其所
 胡氏曰貧之境不逆而多難無足之心則富之境順而多
 有餘之意然處不逆而多難無足之心則富之境順而多
 真知得則不誇不難者能之故易心未嘗有餘情苟
 自別其難易如非者能之故易心未嘗有餘情苟
 勢而別其難易如非者能之故易心未嘗有餘情苟
 必言故集難易如非者能之故易心未嘗有餘情苟
 怨即貧而樂否雙峯饒氏曰心安於義命則能及
 怨若樂則心廣體胖非意誠而夫子以樂對好禮淺
 此觀子貢以無諂對無驕而夫子以樂對好禮淺
 深可觀子貢以無諂對無驕而夫子以樂對好禮淺
 見深可觀子貢以無諂對無驕而夫子以樂對好禮淺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

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上聲木家
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管守之責優
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
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
才者也新安陳氏曰下章公綽之不欲廢則不貪欲
優為趙魏老惟其恬淡不躁也惟其廉靜寡欲所以
○胡氏曰趙魏雖晉卿能正已則居其位有餘矣故
勢尊為家臣之長者苟能正已則居其位有餘矣故
滕薛雖諸侯孟子言聘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則其
國之小可知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大夫當國
非才智之過人則不稱職以勝其任○雙峯饒氏曰
公綽為魯大夫想不稱職以勝其任○雙峯饒氏曰
老問國小亦何政繁不稱職以勝其任○雙峯饒氏曰
征伐貢賦之類應接不暇問何為如此曰上無王

綱大陵小強 ○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
後弱故至此 而納之於其所短是之謂枉 則為棄人矣此君
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南軒張氏曰用遠其才之所長 則為棄人矣此君
南軒張氏曰用遠其才之所長 則為棄人矣此君
齊氏曰孔子嘗曰君子不器又曰其使人也器之
則公綽亦器也而孔子器之者歟

去聲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
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季文之以禮
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下沒莊子魯卞

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庶足以養心
 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
 成於內而文見反形句乎外則材全德備渾渾然不
 見一善成名之迹長善四子之中正和樂音粹然無
 復扶又偏倚駁雜之蔽新安陳氏曰節以禮則中
 樂而無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
 者蓋就子路之可及而語音御之也若論其至則非
 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新安陳氏曰此就亦
 意○問四子之事矣子曰武仲左氏詳矣公綽前
 章外無所見○事矣子曰武仲左氏詳矣公綽前
 三比及毋死齊伐魯莊子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
 此塞三比遂赴齊師殺十人而苑冉求以藝則夫
 不欲固常稱之矣○知而不能決其為知不欲且勇矣而
 不欲固常稱之矣○知而不能決其為知不欲且勇矣而

甲

所

養心
勇足以

於藝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然而有是
 四者而短又文之禮樂始能取四子之長而去
 子之於所踐然此聖人也問若聖人之盡人道則
 未至此於踐然此聖人也問若聖人之盡人道則
 加此為持以人天理渾全不待聖人而盡人道則
 氏以踏為言力人冉求又朋友也其近而魯人而
 氏以踏為言力人冉求又朋友也其近而魯人而
 不能兼衆子之長與成於禮樂馬則亦不足一能而
 成之人矣○胡氏曰四子成於禮樂馬則亦不足一能而
 以禮樂禮以者相資循未足以長各有所偏故必須文之
 和則其樂禮以者相資循未足以長各有所偏故必須文之
 而至於其成也○雙峯饒氏曰所以中禮樂則不好然
 亦成於好的成也○雙峯饒氏曰所以中禮樂則不好然
 禮則凡事都有節制和之樂則中心和平而所以
 發者中節○雲峯胡氏曰公綽之勇冉求之藝只是德而
 其才未備武仲之知○善成名之勇冉求之藝只是德而
 才而其德未全皆有一善成名之勇冉求之藝只是德而
 要而君公綽之不可為勝○善成名之勇冉求之藝只是德而
 終於孝再為季氏聚斂皆有大夫莊子之迹至於武仲之
 文之以禮樂固未見其渾然粹然也

夏九範曰久要謂要之於久若舊約二字正合訓平生之言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其利思義見危授

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扶又反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之也授命言不

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

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去聲禮樂有所未備亦可

以為成人之次也雙峯饒氏曰忠指授命信指久

苟亦非忠信者不能爾軒張氏曰見利思義無

苟得也見危授命無苟避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不食其言也是雖未有過人之才而亦較篤忠信

之人故在今日論之亦可以程子曰知之明信

為成人此亦思狂狷之意耳

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

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

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

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

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

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源

輔氏曰此亦舉武仲要君一事以例其餘耳人之

資稟雖善然亦不能無偏須學以成之然後協于

中正而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

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去聲成人之

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

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氏

盡上篇朱子曰踐如踐言之踐蓋眾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缺也

吳無障曰子路嘗曰何必公山氏之也又曰

何必讀書今言成人
何必然甚矣似子路
言也第其自負乃爾
夫子不應默無一言

徐峯泉曰今之成人節
斷然是子路之言蓋
其自負也如此

已能夫方進于路於成人之域豈又取其已能
者而重獎之厚齋焉氏曰子路成人之問夫
蓋以子路之所知者使之捨長集長增益其所未
至爾非謂成人之道盡於是也子路猶以為此古
之成人之道居今之道世有不平生之言雖無禮樂
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雖無禮樂
其自許如此故臺下之難則亦不足以為成人矣
臣之行如也若不得其死然則亦未足為成人矣
故也新安陳氏曰使子路樂和之行夫子之言始於一決
以知此理終合於禮中樂和之理豈至死於一決
之後勇而不足於言義乎胡氏
以之勇而不足於言義乎胡氏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
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

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
三者稱之新安陳氏曰不言笑
見其靜不取見其廉
賈立日暇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
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
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西聲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
而不覺其有是也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
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
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

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之微疑豈其然乎之深疑
蓋疑之也請夫子疑之何也朱子曰曰吳氏云文子
夫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不取之稱善
乎○惟其言合節操所以雖言而人厭之雖言而
也蓋其言也這不厭所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
實方七十里民猶不厭以為小相似公叔文子所謂
稱之也○不過及夫子問之而賈子言又愈甚故夫
只是義一偏之行然公取賈子言却難若真能如此
笑中義後取○南軒張氏曰公叔文子之意者簡默
重厚之士故○南軒張氏曰公叔文子之意者簡默
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則善矣然於公叔文子
莫能然也蓋謂不然而為之疑辭曰其然與庶靜
乎聖人辭氣含洪忠厚如此○疑辭曰其然與庶靜
相去幾何雙峯饒氏曰廢靜是氣質好時樂與庶靜
義理自學問中發出底費所稱非仁熟義精者不
能文子氣質雖美未必能此也○吳氏曰稱其主

○子曰臧文仲以防來為後於魯雖曰不
賢人反得以疑之○處伯王使者然公明賈稱文子之
以彰其主之美為辭令者亦可以觀矣

要平聲
要君吾不信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
奔邾自知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
則將據邑以劫是要君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
公錮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文仲文仲曰無適子
以公錮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文仲文仲曰無適子
莊公錮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文仲文仲曰無適子
請錮臧氏孟孫卒公錮孟孫卒公錮孟孫卒公錮孟
子奔邾為亂季氏不信臧孫聞之戒為備也孟氏將
孫疾

命語八卷一

李商隱曰敢不避邑句
何等陸梁

薛嬖亦反藉除於滅氏薛氏除於滅氏皆人除
葬道滅孫使正夫遂正助之除於東門甲從才用
及已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怒命滅賈滅為出在甲故
用政滅統斬鹿門之關以出奔制滅賈滅為出在甲故
鑄二人乃軍叔娶鑄國所生與統兄弟也滅武仲甲故
使告滅賈且致太蔡焉大生出蔡因號大蔡曰統甲故
不佞失守宗祀敢再拜告不吊統之罪不及祀子以甲故
太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告不吊統之罪不及祀子以甲故
也滅孫如防使來告曰統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甲故
使甲從已但慮事淺不敢不辭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甲故
二勳文仲與宣叔敢不辭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甲故
乃立滅為滅統致防而奔齊甲故
○范氏曰要君者無
上語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
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
好知並去而不好學也慶源輔氏曰凡入溺私名於智
必蕩而失正武仲二病皆有之且意萌於中迹著
於外雖欲欺人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武仲之
好智而不足好學之故也楊氏曰武仲果辭請後其

徐傲曰吳子有此斷案
在曾中所以作春秋每
與齊相而劣晉文又於詩
錄木瓜而唐風不錄晉文
亦此意

○子曰晉文公諂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諂

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
之法也和靖尹氏曰據邑以請立非要求而何不君
正之雙峯饒氏曰武仲之當請後不當據邑夫
子不罪其請罪其據武仲之當請後不當據邑夫
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見唯使武仲請後不當據邑夫
之心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
此夫子之言所以為春秋誅意之法也論十六及

晉文公名重平耳齊桓公名小白諂詭也二公皆
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
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諂道猶為詭

君

於智

龜

甲故

穿借

致楚師之救終則復曹衛以携二國之交是伐衛
以致楚師而陰謀以取勝也而不可譎若較之論桓文之
事則文譎而不出於正桓正固不譎若較之年而語矣○
無疵粹然一出於正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
氏曰二公之伯皆以勝楚楚罪莫大於僭王猾夏
孔子為春秋書齊曰侵蔡楚潰遂伐楚而於晉僅
書曰及楚戰于城濮則晉之有歎於聲罪致討也
亦已著矣○
善於此則相稍優於文耳晉文固詭齊桓亦非純
於正其惟王道乎

糾君勳友召音邵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

不死曰未仁乎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魯
舉音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

杜預註曰子糾小白庶兄

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
請管仲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
為相去聲○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仲
而代期音基丘五人齊大夫成守也瓜時而管至父
僖公亂衣服禮秩如弟曰適太子襄公繼之無知
不常鮑叔牙曰君使民無知初襄公繼之無知
襄公庶子出奔曰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
由庶弟來奔九年春雍廩齊大夫殺無知夏公伐
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
我師敗績鮑叔牙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
管召忽也請受而歸心焉其心言欲親也請君討之
乃殺子糾于生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
受之及堂阜齊地而稅他活反之歸而以告曰管
夷吾治於高溪音奚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子路
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使相也言管仲子路
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謂忍心

讎

無小

子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仁者
之過且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
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伊周
當是之時趙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
為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南軒張
氏曰只為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
功以告之若子路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
矣○厚齋馮氏曰劉定公稱禹之功曰微禹吾其
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
必推至此然後見禹之功大有未通旨宋氏稱仲
於被髮左衽則仲見禹之功大有未通旨宋氏稱
以功用言仲亦曰以事功言仲夫其所以許之也
無死之管仲之意在其中以事功言仲夫其所以
仲非許其仁則可以無死之管仲之意在其中以
疑焉故夫子雖輕在不死而重又在其中子貢
以明不夫之無害是兩釋子貢之疑而重又在
之仁也但管仲之仁未嘗有本領工夫故與聖門
不同

代辭編曰朱子桓公兄也子糾弟也若使桓弟而糾兄則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仇矣然在傳子糾實兄小白實弟越絕書管

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

上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後漢應劭曰昔召忽親死

經於溝瀆人莫之知○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

也前漢淮南王厲長高帝少子也驕恣不用漢法

尊重上令昭與厲王書諫數也時帝舅薄昭為將軍

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終其弟以反國蔡始殺兩

弟遷其母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

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
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必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

仲臣於桓公兄公糾
朱子之言豈未詳考
乎要之夫子一匡天下
民受其賜之說還只
是取其功焦弱侯曰
薄昭與淮南厲王書
曰齊桓殺其弟以及國
程子因據此以糾為小
白弟然荀子謂桓公
殺兄越絕書謂子糾桓
公兄也皆與昭不合蓋
文帝為厲王兄特避就
以為之諱耳考之管子
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
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
而廢吾所定奪吾糾
也雖得天下吾不生

○公叔文子之臣太僕與文子同升諸

公

臣家臣公公朝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

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成章之謂謚注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

文者見公治長篇孔子子何以謂之文也章○

也成文章也彼錫民爵位特其迹爾○洪氏曰家臣

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者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

僕士免反

二也事君三也

慶源輔氏曰知人智也忘已公也

而燦然可觀矣安得不謂之文哉然文王之文舉

全體而言此與孔子請謚之文取一事而言蓋以修

其班列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文子蓋以文

初不為薦其臣侯同升諸國之社稷不辱文子蓋以文

峯饒氏曰以今之所謂謚法未必果出公諡耳○

因經傳所稱而會之如錫民爵位謂之文公恐後人

文之謚矣非指此為文也孔子好學下問是愧於

謂之文謚矣非指此為文也孔子好學下問是愧於

說者以文子得謚之故見諸檀弓夫子聞其與家

錫民爵位公則蓋後人用孔子之意以為謚也謚法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

周

奚而不喪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

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胡氏曰圍即敏問與鮀者鮀即以佞免於今世者如圍凡矣賈之竊權鮀之善佞治世之罪人也然事神治軍各有所長而用之使各得以盡其意焉亦○鄭氏舉曰子適衛者五蓋有拳拳之意焉亦○靈公善用人庶或可以為爾○雙峯鮀氏曰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之際無失禮於鄰國而不至於啓

朱傳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為訓

譽召禍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倫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得其人則籩豆靜嘉牲牲肥膾神人亦可以無喪○東陽許氏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為法但欲當○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其才耳
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抑之競強也言莫強於用人則四方其訓之抑之
軒張氏曰以衛靈公之無道然所以得其才猶足以無喪雖然僅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孰能禦焉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自不度其能否矣

論語卷八 卷八 十六

欲踐其言豈不難哉商軒張氏曰易其言者實必其為之也難矣故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謂○新安陳氏曰輕於言者必不務力於行也此必有為而言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胡登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

哀公十四年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簡公悼公陽

寵馬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五月

壬申成子殺子我即闕止庚辰執公于舒州甲午

弑之孔子立三日齋而請伐齊三曰魯為齊弱久

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

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

孫孔子辭曰不告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也故不敢不言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

請討之

朝音潮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側皆戒以告君重其

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太變天理所不

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隣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

猶請哀公討之張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

謂之伐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

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下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

子告之

蔡虛齋曰不可是所謂便
人可其奏之可
哀丁凡目夫子非不知哀公
之不能討亦非不知三子之
不欲討而必以告者欲明
大義於三家也縱無益於
齊而君臣之防猶可以
默奪強臣之鬼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
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
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戎告
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
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_左呂其謀而夫子復_扶又_下

同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

家哀公雖欲從夫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柄分屬三
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朱子曰哀公誠
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大義詔
之耳理明義正雖或告之則孰敢違之哉今無成
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
欲討而使之然矣是則不惟名義之重也故不事亦豈可
得而或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故不事亦豈可
往焉而與其萬一之或從也雖不敢必而君臣大
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也而不敢以己其所以警夫
倫所係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己其所以警夫
三子者亦深矣○夫子初告時真箇欲討陳恒後
人知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非是曲○新安陳氏曰
以警三子致仕從大夫者當何如警之在此
告則正為君知大夫者當何如警之在此
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
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

論語卷之八 論語卷之八 十八

高中文曰在氏所記安得
非孔之言事顧所舉何如
耳如所舉非亦不待言矣
誠為義亦必用力而後能
濟則力皆善也子行三軍
則誰與曰必也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者也若不審彼
已不量勝負而徒冒義舉
迄無成事聖人固不若此
迂也蓋當是時孔子豈
徒較力遠以此可克之
勢歟魯君其肯為
以成討賊之事蓋亦莫非
善也后世儒者但言善
便不要力但言方便說非
善而豈知聖人以義用
其力以力成其善乎

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
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
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
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
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乎惜哉子問程
左氏所記為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戰將不復
計其強弱而獨以大義驅之耶朱子曰程子之意
以所為夫子告魯當明君臣之義以見弒逆大惡天
下所不容人人得誅之况在鄰國而可以討之
乎而其為計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
舉天下之兵以誅之固不當區區獨較齊魯之強弱
雖衆強奚以爲哉固不當區區獨較齊魯之強弱
而衆強奚以爲哉固不當區區獨較齊魯之強弱
聞之謬以衆人之腹度聖人之私也左氏春秋之時
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弒逆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
一正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弒逆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
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卜天意也

胡氏曰春秋之

法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

也問程子曰必告之天子胡氏乃以先發後聞之
此法何耶朱子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
誅之者然事非一人得與不告又迫乎時義之如
何使不其地近於天子而不可告事未迫而後行
力之或不足於敵而遂行皆不可也告則告之而
甚則或不足於敵而遂行皆不可也告則告之而
遠其區區之來也遂行皆不可也告則告之而
而乃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而逆賊之足以
任其事者亦不免乎春秋之責矣○所謂先發後聞
程子曰所謂先發後聞者謂魯也非謂馬也○所謂
者權也然先發後聞者謂魯也非謂馬也○所謂
恒陳氏曰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之積誠不可為矣○
獲麟在哀公十四年春欲齊戒積誠不可為矣○
請聖人得遂其志則三綱復正周室復興春秋可
不必作矣惟此請之則三綱復正周室復興春秋可
也春秋作而亂賊懼雖不得扶植當時之不得三綱而

可以扶植萬世之三綱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聲去○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

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子路問事

於義何難於不欺特其觸理之不明好強其不知

以爲知是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問子

事觀之君子莫只是勇便解恁地否曰是恁地子

路豈欺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不可

近乎欺如唐諫人雖不固是謂驕驕然以爲大禍

則近於欺矣夫要之雖不直謂之愛君而無隱欺矣

○范氏曰夫要之雖不直謂之愛君而無隱欺矣

犯欺與犯正相反也夫直謂之愛君而無隱欺矣

乃欺而一戒一勸兩面平說之辭若反覆以觀則能

無欺而能犯則未免有矯飾之病此又不可不爲戒

也○洪氏曰忠而犯之所謂有犯無隱欺而犯之

代辭編曰君子上達謂士
人君子之行尊優入
聖賢之域故曰上達下人
下達謂農工商賈各治
其事遂其終身之業故
曰下達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循人欲故日究

乎汙音下不特知上達是曉得透徹到那總頭處

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似

人就中得箇沉淪底道理○君子究竟之日長進似

多於人極也初間只說些少者究竟將去越覺得

便改却只胡氏曰反天理循人欲過失越無不

是如高明○胡氏曰反天理循人欲過失越無不

具人欲或得毫私欲自累則高矣不之也人能復乎天

狗

狗

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

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

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

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已常若不及之

意可見矣雲峯胡氏曰省身常若不及惟恐其身

惟恐其過未改而常加省察也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

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

卷之九 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歲歲變新也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本出淮南子而大註皆以為莊子亦適然

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直用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

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

而六十化淮南子曰遠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

以非也朱子曰化是舊事都消融了無固滯

至五十歲頓然有悟也化者變化之謂言氣質變

化一年勝似一年至於行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

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

信之也南軒張氏曰伯玉之使其言雖謙而意義

德脩業者莫知此味也夫欲寡過而未能非篤於進

使之才亦可知矣慶源輔氏曰使賢可知矣而其

告且曰欲而未嘗獨其言謙抑卑下而於內者

采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四書大全 卷之九 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味深長學過者常存此心是謂進德之本也○新安陳
 氏曰欲寡過則不自是也進善其有窮乎非伯王
 此賢不能如此存心而非深賞之賢不能知伯王
 之宜夫其出而稱之者二南宮適出伯王論語中
 夫子侯其出而斥之者二宰我出樊遲無非者也
 是也侯其出而斥之者二宰我出樊遲無非者也
 人載象從容如天地之生陽舒陰慘無非者也
 千載而下猶可想見之通考朱氏公遷曰使教以
 頤學之心稱伯王可謂之通考朱氏公遷曰使教以
 然後言以實乎故夫子一信之疑行之明賈以時
 不幾過其實乎故夫子一信之疑行之明賈以時

重出已見秦伯篇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艮易艮卦大象傳辭曰兼山曾子

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
 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

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南軒張氏

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
 地所止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
 能然乎○冠衛王曰位身所處也非有主於中其
 思君道為臣則思臣道此位也越所處而位也當
 則思寢此亦位也章為謀政者言不在其位則
 雙峯饒氏曰此上章也越所處而位也當食則
 職位而言也此上章也越所處而位也當食則
 字比上章又說得濶如富貴則思孝不為其位
 思忠素富貴則思得濶如富貴則思孝不為其位
 行乎貧賤皆是也○雲峯胡氏曰止止也思所以
 其位身之所處也○雲峯胡氏曰止止也思所以
 考朱氏公遷曰思以事心之餘如止也思所以
 何一不可過吾末如之思而不可也再斯何如之
 思三思而過言一則為世之率意妄行而熟言二
 所以示戒也

高中玄曰高過其行是
誕言也故君子恥之猶云
耻躬之不逮也

姚承菴曰道由也行也中
庸曰道者自道也此不
說君子之道說君子道
者三下說夫子自道也二
道字正相應若曰君子
所道者夫子自道也

蔡康齋曰夫子自道也言此特夫子之言如此耳以賜觀之夫子於此三者蓋雖乎其有餘矣不可以言字當謙字○夫子之
言聖不自聖之心也子
貢之言智足以知生
人之智也

子罕篇子曰知者不惑
仁者不慮又勇者不懼

徐岩泉曰賢乎哉不是
許他夫子謂賜也將以此
為賢哉君子之學只
在反己自脩之不暇而何
暇方人註錄亦旁理之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行去

耻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朱子曰過猶
用過乎儉之過謂力行也○勉齋黃氏曰言放易
故當耻行難盡故當過○胡氏曰或謂耻其言之
過於行固通必如集註釋為兩事斯得夫子立言
之本意○復峯饒氏曰過其行與耻其言對謂行
當過於其言如云說七分而行十分相行也過之者欲其
馮氏曰耻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
行之浮於言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

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自責以勉人也三句解見子罕篇○朱子曰道體
勉進學者之意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

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胡氏曰為學之序以智為先若德之成則仁又為
百行之首○覺軒蔡氏曰以仁為先猶自誠而明
以智為先猶自明而誠○誠自誠而明夫子之事故子
貢以為夫子自道也○上文我無能焉乃是謙辭○
新安陳氏曰覺軒解自道與集註小異未必子貢
一時聞夫子之言便以子罕篇語先後次序不同
來此並而答

子曰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

暇

命吾人卷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
 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
 踈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扶又自貶以深抑之○
 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曰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須於自己體察方可
 見○齊氏曰孔子之於道也未得之則發憤忘食
 既得之則樂以忘憂而何暇於方人○厚齋馮氏
 曰子貢自視與夫子孰賢而能為夫子之所不暇
 為即○新安陳氏曰我則無暇及他人言外之意
 謂方自治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平出也文小異
 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形旬而文皆有異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

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
 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朱子曰凡抑字皆
 畧反上文之意言雖
 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

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
 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
 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
 那人不會詐我先揣摩道那人必是詐我
 是那人未有不信底意便道那人必是詐我
 覺則分明是以見那人已謂先覺彼未必詐
 詐待之明足以知之不信而先覺彼未必詐
 也○勉齊黃氏曰不信而先覺彼未必詐
 詐未見其事而度其必見其故疑其不信欺
 信雖以事見而可理必知故雖不逆不信欺
 覺為賢者理明燭也○雙峯饒氏曰不逆不信欺
 物之誠也先覺燭也○雙峯饒氏曰不逆不信欺
 心○馮氏曰逆物無遁形此非格物以致意見
 先覺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以致意見
 然明知者不能也○雲峯胡氏曰新安陳氏曰
 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新安陳氏曰
 私見之紛擾先覺者真見之○新安陳氏曰
 料小人之為姦亦不臨事而墮於小人先事而預

李商黎曰栖非長傍
 人之謂乃言其周流不
 定之意
 王宇恭曰栖如鳥之
 栖木而不去此雖不
 之說載太全過書

為誠明之君子乎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栖栖者與無

乃為佞乎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聲夫子而辭甚倨居御蓋
 有齒德而隱者也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
 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聲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
 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理之正○慶源輔氏曰為佞以說人者失之不及

執一而不可通者失之過聖人只在中道上行微生
之曰言雖倨而疑夫木子之不言雖恭而決以隱退為高
見孔子歷聘疑其以口給取悅殊不知聖人可仕
則仕可止則止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豈若小丈夫
其執一而不通耶○新安陳氏曰以夫而尚謂
而箴之夫立身待人自固執道聖人固不為柔佞
之不及亦不為固執之大過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
蹄齧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
德則亦奚足尚哉潘軒張氏曰驥之得稱為其德
尚德為貴乎苟無其德雖曰有力其於君子
乎○慶源輔氏曰才與德皆木於天然才出於氣
德根於理二者雖不可闕一然出於天然者固不若
根於理之為粹也○胡氏曰驥之任重致遠非力

不可然有力者不足言必言其調良也故觀人者
不當言其才而當言其德人亦不可徒恃其才而
當以德為主也○雙峯饒氏曰驥者良馬之稱馬
中之驥如人中之君子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
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
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新安陳氏曰此章與歲
寒松柏章皆如詩六義之比實以木與馬比君子
非傳言木馬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老子道德經
恩始章曰大
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難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然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
又將何以報之乎朱子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
上更無一件可以報德譬如

高申云曰問以直報怨何
以謂直曰知証又據年之
非直則知直矣且直報
怨固有報之道焉保註
所云乃泛然之理非以為
報也彼有德者既以德
報之矣有怨者必以憎
取至於至公而无私矣
其于无怨无德者則又
何以處之如何為直然當
報則報之无過則焉不
當報則不報无是為焉
出于心之公符其理之正
期為直而已矣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
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酬之却是何理視與千
金者更無輕重斷然是行不得也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聲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
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
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
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
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
陳氏曰讎仇也怨有不報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
報者不以讎待之也必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
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
及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

詳玩也

之正也夫有怨何哉朱子曰可謂忠且厚矣而夫
各有所當亦天理之私曲直已也頭德有大小皆所
當報而怨則德報不德必以直云者不一私害公不
直報怨則德報不德必以直云者不一私害公不
勝以直當報則德報不德必以直云者不一私害公不
公平忠厚哉然意加焉是報則雖曰視怨而豈害其
復之名者孝以見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豈害其
伸夫必忠臣孝子避其名耳若或人之言不報則豈
薄而必忠臣孝子避其名耳若或人之言不報則豈
德若可忠厚者而於所德故將何而反以報之怨者
無復可加若而於所德故將何而反以報之怨者
德者僅適其平而所德故將何而反以報之怨者
父之仇亦將有日而所德故將何而反以報之怨者
悖乎曰周禮有之曰君而父之仇也亦令無復仇之
此不當報也當報而秋報不父義者令無復仇之
此不當報也當報而秋報不父義者令無復仇之
也周公之法也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如庾公之
人之心矣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如庾公之

論語卷之八 子貢問曰

知而天知也。○慶源輔氏曰：已與天人只是一理。在已者既盡則天人無所怨尤。蓋在孔門唯子
 聖人與理為一自然無所怨尤。蓋在孔門唯子
 黃之智幾聲平足以及此故特語御以發之惜乎其
 猶有所未達也。朱子曰：聖門自類會以下惟子貢
 說他若未曉聖人豈肯說與他知得箇頭與他
 手見夫子說便自住了。如子欲無言于一貫之
 也。只如此住了。只是不曾有默契發露出來。不但已也。如
 意思處他若有所默契發露出來。不但已也。如
 曾子聞一貫語便曰：程子曰：不然。天不尤人在
 唯子貢便無這處。○程子曰：不然。天不尤人在
 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
 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
 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問下
 上達者言始也。下學而上達者言終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
 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上達者言始也。下學而上達者言終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

形而上者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
 得夫形而上者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
 不自下學而上者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
 企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聖人雖高後學亦未嘗
 不學如十五志學每事問。便是聖人雖高後學亦未嘗
 方得能上達。然若下學有窮。神化亦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
 門下學而上達。若下學有窮。神化亦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
 而自下學而上達。若下學有窮。神化亦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
 說上達更不知釋是理。窮學然不化亦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
 前便與下學。只是理會。窮學然不化亦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
 章讀第二會。且如讀書。窮學然不化亦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
 事明。揀那大底要事來。便與理會。窮學然不化亦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
 不是。揀那大底要事來。便與理會。窮學然不化亦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
 之。揀那大底要事來。便與理會。窮學然不化亦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
 件。揀那大底要事來。便與理會。窮學然不化亦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
 通。揀那大底要事來。便與理會。窮學然不化亦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
 上。揀那大底要事來。便與理會。窮學然不化亦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
 要。揀那大底要事來。便與理會。窮學然不化亦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
 如。揀那大底要事來。便與理會。窮學然不化亦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
 形容。揀那大底要事來。便與理會。窮學然不化亦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

如氏

吳

是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理在事箇中事不在理
 然亦不離乎人倫之日謂聖而物不可見之箇理所謂神
 學耳果能學安有禮問官名未識其學時雖了聖人
 亦須記及無到有處雖下愚也問達名未識其學時雖了聖人
 當初答辭只是解何者莫知子因問何大凡不知乎夫子
 則怨乎天不亦解何者莫知子因問何大凡不知乎夫子
 人不得乎天不亦解何者莫知子因問何大凡不知乎夫子
 達天理之卑衆人所共與世都不相干涉及其下學
 知得我知之妙忽然上達去天人又捉摸不着如
 見孔子渾是理中竟有如是此等處如告子路自
 有深意曾子論語中竟有如是此等處如告子路自
 當自得這却是箇貫之量底事要在不思想見也
 夫子當時不惟門人知如子別人也
 夫故知其莫知子也尚知未盡處故不為不說子也
 何為其莫知子也尚知未盡處故不為不說子也

所以怪而問之夫子便說下面三句便與葉公問
 於天無所逆不尤人便是發後自會得只這平易
 說平易去不能及處但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看
 便只是人不能及處但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看
 乎只是人不能及處但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看
 則只下學人事而達天理初不外乎人事
 知我其下學人事而達天理初不外乎人事
 自事自如此所謂天者理而已達天理初不外乎人事
 則如釋氏覺去之心裏便見得吾儒分道一夫直欲
 得工一分障礙去之心裏便見得吾儒分道一夫直欲
 問從此惺惺地不令走作則心裏便見得吾儒分道一夫直欲
 理淨盡便是聖人自道之辭則可若以此論聖人則
 不亦人蓋不怨不尤自道之辭則可若以此論聖人則
 聞於孟子是素位而行之教人而亦所以謂君子居
 中庸又歸之素位而行之教人而亦所以謂君子居
 通聖賢而歸之素位而行之教人而亦所以謂君子居

蔡虛齋曰天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言其心為寮所惑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若果如所云則子路之得罪於季孫者將益多矣不知如何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

諸市朝

朝音朝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周禮註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果氏曰殺董安子尸諸市賤者在市也○胡氏曰大夫以志疑心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

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

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命者皆為眾人言也則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此

革命也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則無可奈何處何須

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則無可奈何處何須

說命如下一等以上不知有命又一等可奈何處何須

自去計較中或以命便安於命也到得聖人便不

消得言命○問或以命便安於命也到得聖人便不

而下行賦於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

則消息盈虛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利貞

德根於心而為性其得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萬

興厚薄之變唯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

氣之所運為言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
察矣。○果氏曰命指氣而言陰陽之氣運行之不齊
治亂皆有定數如命者分然景伯欲肆者義之激
也。夫遂同子歸之於命者分然景伯欲肆者義之激
路遂同子歸之於命者分然景伯欲肆者義之激
臣非知相之位而孔子曰子路非季氏之才家
道之非知相之位而孔子曰子路非季氏之才家
為政於魯大率欲裁其公室之蠹者莫如季氏
墮也。故孔子曰子路也。公伯愬子路而子路固
子也。故孔子曰子路也。公伯愬子路而子路固
然也。蓋以服景伯欲肆於市朝而孔子曰子路固
何蓋以服景伯欲肆於市朝而孔子曰子路固
繫於察之。吾道行與不與。景伯尤諸人而孔子委之
天。孟氏曰。聖人純是義。理義所當行。則行。義所當止
則止。處利害以曉景伯。警察耳。○新安陳氏曰
今此言命者以曉景伯。警察耳。○新安陳氏曰
天將使道之行。察不能使之廢。使察之。○新安陳氏曰
天未欲道之行。察不能使之廢。使察之。○新安陳氏曰
在如命。何是我之命。在天。如其言。何是天之命。在我。
在天者不可必在我者。可必也。何予何是。予何是。予何是。

本南參曰。賢者值時之非一。隱其身足矣。而於隱之中。有不果隱者。則有所謂避焉。隨其所遇。而為避之大小。蓋以見其

不三天下之心也。故有環
視一世。官無足任。則不得
已而遠避。以待時矣。又有
周流列國。庶幾一遇。必
其地之危。亂。然後避。而
他者。此避之次也。又有在
危亂之國。而亦未由投合
必待禮貌衰。然後避。而
之他者。此避之又次也。又
有君之禮貌雖素。而猶
幼強維持。必待言弗行
然後避。而之他者。此避
之又次也。避世之避。擇時
而仕也。避地之避。擇地而
仕也。避色之避。言之。擇
君而仕也。皆非果於不仕
也。故皆謂之賢者。其與
逸民。則有間矣。

○子曰賢者有辟世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北海之濱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聲。邦。如百里奚。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如衛靈公。顧蚩。鴈而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如衛靈公。問陳。○程子曰。四者雖

論語卷八

包氏曰長沮桀溺丈人石
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
輿王弼云伯夷叔齊虞
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
連鄭康成云和夷叔齊
虞仲辟世者荷蕢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為十字之誤也

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謂不同耳

者固非優劣然賢者之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見
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耶
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動其所
處之宜可也衛靈公饋糞則辟色矣問陳則辟
言矣豈夫子於此為劣乎此所以不可問陳則辟
也○厚齋馬氏曰集滿謂辟世則道不行而無仕
夫子為之憮然至是乃賢辟世則道不行而無仕
志也○吳氏曰世與地以地勢之廣狹言而終不
以人事淺深言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與言
忍於辟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雲峯胡氏曰天
下為大邦國為小辟世辟地是辟其國辟色辟言
是辟其人此程子所謂大小次第而非以賢者之
德為有優劣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
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慶源輔氏曰凡書所載有當深

索者不深索之則失之畧有不必過求者過求之
則失之鑿所謂當深索者義理是也所謂不必過
求者此處是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

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而隱於抱關者也人
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
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
無不可為之時也問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且以人
舜所以處父母弟之問與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
人臣言之伊尹所以處大甲周公所以處管蔡可
見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生
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生

姚承菴曰夫子亦知其不可
知其不可而為之全是非心
天憫人之意晨門素知
夫子心事故一問及便說
是知其不可而為者與
味者與二字當不是詆
諷若說孔氏正是人之謂
與意思晨門掌晨啟
門亦出而隱於下位此像
封人之官同其諱見亦封
人之亞所以子路不與言亦
不以告夫子

蒙引黃草器也今草包之類既謂之器是可用以盛物者耳其也子我知其不為黃也相協蓋黃似屨也

物之心也晨門資而隱於抱關知世之不可為而遂已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然玩其辭意綏而不迫所養有過於荷蕢之果者然○勸齋黃氏曰晨門見已而不見聖人故云然無孔子之聖則寧自處於抱關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賢也○虞源輔氏曰賢者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

曰有心哉擊磬乎

磬樂器荷擔也按韻書負荷之荷在蕢草器也此上聲下可反又去聲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問聞磬聲如何便天下矣子曰他那人煞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

殺心耳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

矣深則厲淺則揭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嘆其果於忘世也未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

鄭甫曰果哉三變其果若子所云哉亦何難者直指前面鄙哉所言桃承菴曰夫子說果哉末之難矣不是嘆荷蕢之果只明自家心事若云

要如此果於忘世亦何難
之有只是天下言不得吾
身亦欲為世用云耳詳規
夫子與沮溺大人徵生等
言皆只明自家心事並
不曾訛刺人○莫已知而不
為果正是知其不可而為
之歟看此章語可等晨
問於荷蕢耶

蔡虛齋曰考之書只說命
上篇云王宅寡又諒陰三祀
既免喪其惟弗言此便
是書云云了不必要有成
語朱子不解書何篇
者以其無成文也○諒陰若依孔氏胡氏邢氏則諒為信陰為嘿而於不言二字為重複矣當依魯覽軒秦氏說○大註云
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此與魯覽軒註不同蓋未定之見

李商黎曰諒陰當作梁
閣天子居喪之次也古者
諸侯大夫士遭喪居倚廬
謂於中門之外東墻下倚木
為廬大夫士不障諸侯加圍
障則閣矣天子又加梁楹
故又謂之梁閣出書註不
言謂不言及政事也

賈之言而嘆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
如此則亦無所難矣不反者能之何難之有若聖
人之出處因時卷舒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
能已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此豈荷蕢所能與哉○
雙峯魏氏曰聖人之道有出有處便如天地有陰
有陽荷蕢之徒見得一邊遺了一邊所以天地有陰
善而果於忘世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天
下生物之心不以天地閉塞成冬之時而息聖人道濟
地不能忘世之心荷蕢物聞其驚聲而知之然觀其
既而曰以下之心荷蕢則非深知聖人之心者要之果
於忘世之人豈能忘世之心哉

也○子張曰書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問諒陰之說朱子曰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邢氏
釋之曰信謂信在冢宰胡氏曰信能默而不言也
二家皆用孔訓而為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讀作
諒閣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魯覽軒
蔡氏曰喪服四制諒閣三年鄭註云諒古作梁楹
謂之梁閣讀如鷓鴣之鷓閣所謂廬也即倚廬之廬
儀札剪屏柱楣鄭氏謂柱謂所謂梁閣是也書云
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閣也按諒陰之義先人
得於先師晚年
面命者如此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
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音
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

四書大全卷之八

卷之八

胡

釋之
鷓鴣舍
切鷓屬
楣
說命上
篇

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此與魯覽軒註不同蓋未定之見

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問胡氏云以亂非所憂然主少國疑之際得人如伊周霍葛則禍不可不幸如莽操之姦豈不大可憂邪使嗣君不能明而冢宰有莽操之姦則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總已以莽操之姦則必能易而置喪而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耳亦何益哉且天下之而冢宰攝政則嗣君雖不言亦無失政矣好去聲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謝氏曰禮達而分去聲此句出故民易使謂達於下也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者亦皆安已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也

問禮何以使之達 禮者何也曰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使之達也○雲峯胡氏曰禮也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民之志定民之力可使也 命不上下之分而樂於從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

對已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
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
無窮世雖極治去聲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
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
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宋子曰敬字聖學
若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則不置故夫子復以
於此只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問脩己以
敬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問脩己以
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脩己以
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
此子路不喻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
說蓋言脩己以敬而及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
直而所施為無不自然而各當其理是皆本於
及者群黎百姓莫不各得其所安也○是皆本
以教之言豈其畧無大小遠近之差乎曰脩己
夫子之言豈其畧無大小遠近之差乎曰脩己

餘極

陳皓曰六畜人家所養養
四靈本非可以養養致
者今皆為聖世而出如
馴畜然皆聖人道化所
感耳飲食有由者田用

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
則因脩己之盡也○是雖若小也遠近之
而安人脩己之盡也○是雖若小也遠近之
離於脩己之盡也○是雖若小也遠近之
推之而有後遠也○是雖若小也遠近之
外積之盛在其中矣特言其以敬而可謂
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言其以敬而可謂
其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言其以敬而可謂
敬而可以安百姓也○夫君子指其效驗之
以盡君子安百姓也○夫君子指其效驗之
非君子安百姓也○夫君子指其效驗之
以當之也○夫君子指其效驗之
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
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記禮運四靈以爲畜
也何謂四靈麟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
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朱子曰上上之人有以恭敬

中庸

卷之六

四

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又生於世徒足以

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按韻書形定反集註云其定反音小異

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

若使勿蹲踞然宋子曰胡氏以為原壤之喪母而

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耶蓋數其喪母而歌則壤

當絕叩其箕踞之匪則壤猶為故人盛德中禮見

乎周旋此亦可見○鄭氏辨李曰聖人之接物各

稱其情惡之而遜其辭外之也○遇陽貨是也惡之

而斥其罪親之也○遇原壤是也○新安陳氏曰

壯孝弟者羞好禮則久生適以敗風俗故敬其為

壽幼壯無稱老徒繳情則久生適以敗風俗故敬其為

其為賊壤良可戒哉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平聲關黨黨名童子未冠聲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

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

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

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檀弓又王制父之齒隨行

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鄭氏曰居位

並行是不循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

隨行之禮○平聲役觀長○聲少○聲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

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子之所而自進於成人

之列有躡等之意無自卑之心鳥能以求益乎欲

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灑掃應對進退
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傲惰之萌而使之循序
以進也○魏齊黃氏曰禮之於人大矣老者無禮
則童子以為人害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夫所以原
塞無老幼皆以是教之迷論語者以類相從所以著
益則浸長而不知欲以速則亟進而無序聖門之教
雖以敏行為先而欲以躡等為戒○虞源輔氏曰
原壤老而為賊是從勿不遜弟來今童子得以馴
歎其氣而閑習於禮則庶可以免於原壤之弊也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通考勿軒熊氏曰此篇多記出行之言餘亦多記夫子言

行與門人問答之辭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

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謂軍師行抗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

無道之君也復扶又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

學而去之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家他日靈

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

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遂行

何也朱子曰為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

也况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

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于衛為之日最久而所以
是而猶問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未學而入至
于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
于之而去蓋亦未必然之意也孰謂其不可留哉○

南軒張氏曰夫子之在衛靈公雖無道然亦嘗側
聞夫子之所趣矣顧乃以問陳為言與夫子之意
可謂背馳夫所以不答之者則曰而已之學者在
此而不在彼以諸國以不強也故明曰而行之焉
秋之時言之諸國以不強也故明曰而行之焉
所以先而組豆之事疑若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為
志存乎國者以夫天叙不和睦之風興與力心
親上其強就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與力心
與立軍旅雖精樂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誰心
之於軍旅實理之何所而教之必由禮也使靈公
而有志乎組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由禮也使靈公
○勉齋黃氏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
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及觀夾谷之會則
之而費又比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則命將士以伐
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然欲以組
豆之事故之則夫子之拳拳於衛亦可知矣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與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問明曰遂行在陳絕糧想
糧朱子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齊氏曰孟子云
孔子厄于陳蔡之間考春秋則其時陳服楚蔡服
吳吳楚交戰無虛歲孔子蓋為楚昭王徘徊陳蔡
而絕糧于兵間也賢論反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
放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固窮則

有二義朱子曰固守其窮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詞
未遽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答曰君子
固是有窮時不如小人窮則濫矣以固字答上子
為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當窮也此不幾於不受

李南軒曰子路愠見子路非
自愠也為夫子愠也

命乎夫子答之之意以為命之不齊君子小
 人皆有窮也特君子能守而小人失其守也
 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上困而亨
 貞又云困而不失其所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
 言身雖困而道自通也
 者宜深味之慶源輔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義
 也胡氏曰當行而行惟理是視者無所怨悔義
 計其後也處困而亨身雖窮而道則通也無所怨
 悔觀固窮之語可見也窮達所移矣豐峯饒氏
 則焉則不為利害所奪窮達所移矣豐峯饒氏
 無所怨悔而行無所顧慮是說在陳絕糧以下顧是
 前自然怨悔是說在陳絕糧以下顧是顧後慮是慮
 且自謙讓說其小者蓋靈公以軍陳為問故夫
 子以禮器為對君子成德之人安於貧賤若固守
 其窮似下君子處困危之道若孟子言無上下之
 士之仁見孔子離困危之由其如予何是知天之智
 交則明孔子離困危之由其如予何是知天之智
 微服過宋是處物之義思患豫防正以順乎天之智
 此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

有問于陸象山曰夫子
 自言我學不厭及于
 貢言多學而識之又却
 以為非何也曰夫子只言
 我學不厭若子貢言
 多學而識之便是蔽說

○子曰賜也女以學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
 以發之新安陳氏曰所本指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雲峯

是以行言也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也
 魯子行而將有所得乎
 是從魯子說來○新安陳氏曰於能疑見其將有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徐若泉曰舊說拘泥謂曾子一貫屬行此章屬知甚誤凡聖人論學處都無知行者只把知說

說見形而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
聖人也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所學多識而不能至于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學會過只是于多學中有一貫之耳○曾子領來夫子一貫之肯發出忠恕是從源頭上知識而入道故夫子警之曰予一貫之蓋言吾之知識而不過一理耳子貢多親便真箇行此孝為人謀則子尋常自踐履入事親便真箇行此孝為人謀則真箇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領會於此言之日之所行者皆一理耳惟曾子領會於此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吾道冠於一以貫之上此自多學而識說起而但云予一貫也○謝氏曰聖人之道貫之可見彼言行此言知也○
大矣人不能遍觀而盡識字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

詩曰人亦有言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朱子曰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慶源輔氏曰德者人之固有自一身而言之應用而足故舉之甚易不啻如一毛之輕只為氣質物欲為之濫故故惛然不知非至意誠者莫能舉也

朱子曰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音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為然之妙
蔡清曰謝氏註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明聖人貫之旨如天之於衆物匪物物刻而雕之也

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輔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子曰天只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太本太原裏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則為義將去○問謝氏解此章末舉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問謝氏解此章末舉中庸引詩語只是此須是其理之妙耳曰固是到此則無可得說了然此可謂不是涵泳只任說過也不濟事多學而識也此可謂之者又自有一貫底道理但非與固有多學而識之者又自有一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也此可謂之者又自有一貫底道理但陳氏曰此以中庸語證到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流行之妙無雕刻之迹所以結前意耳
君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扶又深喻之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曰孔

倫比也
德輔蒸
民之詩

中庸卷之八 命五

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婁屢音有以發之
 陳氏曰如莫我知也類而他人不與預焉則顏魯以
 夫及予欲無言之類也而他人不與預焉則顏魯以
 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或問此章之說
 待多學子貢以已觀夫事以爲亦多學也夫知
 以多學子貢以已觀夫事以爲亦多學也夫知
 知夫一貫者雖不可不以聖人之學然亦有所謂
 之然後學爲至耳蓋子貢之學亦博矣然其特
 一夫萬理之物之中各有一以知其理之當然
 夫萬理之物之中各有一以知其理之當然
 則夫萬理之物之中各有一以知其理之當然
 語則夫萬理之物之中各有一以知其理之當然
 攝乎萬有而萬殊歸乎一原循其本而觀之則固
 謂一矣即其用而驗之則是一原循其本而觀之則固
 者非由以貫之者固無以識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
 以致其博多學則固無以識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
 然貫通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

物

而無二矣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問灼
 然知夫理之所在而無疑特未究夫一之爲妙耳
 夫子當其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能聞言而
 悟不逆于其心觀夫子之於魯子之於外獨以告子貢則
 其不躐等而施者蓋可見矣曰此說亦善○
 補氏曰子貢以通達之資聞一知二則其所學固
 多而能識矣然務博者多狗外如方人屢中之事
 可見夫子每有以抑之無非使之反求其本者子
 貢至此則真積力久亦將有得矣故夫子先設爲
 疑辭以發之俟其言以觀其志然後告之○或問
 夫子告子貢以一貫與曾子同朱子曰告子貢以
 行言告子貢以行言以知言○
 不可分知行只緣子貢以知言○
 明處點化他猶自領會不去以忠恕而明一貫固不可
 得是行以知他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可
 分但向人語處入頭各有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可
 一貫之說即唯而無疑固已深領聖道之妙子貢
 雖未能如曾子之唯而無疑固已深領聖道之妙子貢
 問是則子貢蓋亦默會于言下矣○
 集註於參乎章引程子曰天之日天之命於穆不已是
 以天字於參乎章引程子曰天之日天之命於穆不已是
 物刻而雕之一字此章引程子曰天之日天之命於穆不已是

釋釋

徐岩泉旦說中為愠見句
却盡蛇添足子路平且
絕不耻豈盡在世味中人

一氣之貫聖人之於萬物是一理之貫但彼之所
謂貫者目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是以行言此由博
學而識之說來是以求其知所以告之者若不實
行子貢明達能求其知所以告之者若不實而所
謂一者未嘗不同也○新皮補氏曰顏曾以下諸
子天資之敏學問之進皆無如子貢更觀其聞性
與天道及張篇末三章稱孔子處足以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

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

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去聲愠見發也南軒張
氏曰知

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

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慶源輔氏曰聖門
之學不以徒知為尚要在實有諸已○覺軒蔡氏
謂於已則死生禍福得喪自不能亂其所謂義理有

什其愠見之惑夫子當造次顛沛之中所告門人
弟子者各隨其所蔽而開發無以異於洙泗雍容
講論之素吁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與○雙峯饒氏
曰夫子不曰知道而曰知德何也德與道不同知
道未為我有猶未親切知德則知德與道實為我
有而不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裡面滋味則此道實為
自不足之味也○雲峯胡氏曰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
糧便溫見○子路未能實有是德于已所以終絕
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已
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然臆度之知非真知也夫
苟真知之區區窮達豈足為欣戚哉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

其已正南面而已矣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

與平聲 夫音扶

李商隱曰行即所謂言莫不信行莫不悅也

○子張問行

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
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已者聖人敬德之容既
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或問恭已為聖人
考之舜之為治朝觀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
凶非無事也此其所以無為而治者何耶宋子曰
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
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之位則書之所在攝政二十
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
古稀闕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雙峯鏡氏
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之德盛而民化不待其
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可得見者臨御敬
舜之所獨稱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以○是
德之容耳胡氏謂敬德之
容由外而知其內是也

秦虛而曰孟子言苟能
克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克
之不足以事父母一樣語
意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
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及於身而言之猶答

于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貊北狄周禮夏官

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鄭司農註東方曰夷

南方曰蠻西方曰貉五戎六狄鄭司農註東方曰夷

意敬而不篤則有拘迫之患○南軒張氏曰篤敬

者敦篤於敬也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
恒以是而行為底意不可○雙峯鏡氏曰凡事詳審
不輕發是篤篤底意○戒謹思惟惟恐失之是敬底
意思篤自篤敬自敬○問言思忠言而有信此合
忠信來言上說如何曰忠信都訓實忠是出于心

蠻

○新安陳氏曰書上 ○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者

文夫子所言於紳也 通考石山金氏曰 鞭音關如行辟人

反畧已而已之辟謂猶前驅者此以鞭攔約人使開

向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此致知之者 鞭辟言

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

衡此力行之鞭辟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

反壯里便渾聲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

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宋子曰鞭辟近裏此是洛中

云切問是近思言會忠信行篤敬何嘗有一面作工夫下

去只就身上理會便是近裏著已○天地同體處

是義理之精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滅者人

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

查滓便與天地同體如克己復禮為仁已是不查滓

復禮便是與天地同體處如曾子不忠不信不習漆

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有此查滓處只是頃

美者見得透徹那查滓處便都盡化了若未到此

頃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即此是學只爭

箇做得徹與不徹耳○問竊謂切問近思是主於

致知忠信篤敬是主於力行知其與行不可偏廢而

程子謂隨人資質各用其力而切問則一如是則

亦有行不假於思者未致知如何曰切問忠信只是

泛引切已底意思非以爲致知力行之問也 質美

者固是知行俱到愈明矣○胡氏曰明得盡查滓

矢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音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

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
 餘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子張不肖反任之史魚諫諫而王賢而靈公不用
 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禮伯玉浪瀟瀟子張是吾生
 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瀟瀟下於我畢
 矣禮飯於脯下小飲于戶內大飲於阼殯於客位
 也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
 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焉殯於
 客位進禮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
 忠感其君也諫者死則隱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
 可不謂直乎

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

也如於孫林父音甯殖反常戰放弑之謀不對而出

亦其事也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不飲冠田獵之冠

也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高皮冠田獵之冠

師歌巧言之卒章前如戚孫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夫

弗先必死并擊於戚而傾覆若伯玉曰君之暴虐矣

其國臣敢也俱社稷之傾覆若伯玉曰君之暴虐矣

公使子橋子伯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對曰君制

之四月公出奔齊齊人立公孫剽於孫宮孫剽皆殺

之二十年齊惠子卒二十六年衛獻公求復謂甯

王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獻公求復謂甯

復歸于衛新安陳氏曰卷懷楊氏曰史魚之

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朱子曰直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王之君子

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王之君子

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王之君子

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王之君子

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王之君子

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王之君子

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王之君子

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王之君子

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王之君子

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王之君子

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王之君子

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王之君子

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王之君子

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王之君子

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王之君子

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王之君子

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王之君子

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王之君子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

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勉齋黃氏曰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惟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

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

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

死則心安而德全矣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始安故謂之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
懷慨就死成德之仁從容就死也○鄭氏舜率曰
志士不以死為懼仁者則明死也○兼言之理唯曰不
懼或未免於徒死故以一志士為我無求生以害仁
二但身成志於為仁亦能勉而為之○志士比於是仁而勉行
殺身成仁志士亦能勉而為之○志士比於是仁而勉行
張巡是志士○新安陳氏曰志士於仁而勉行
未及心而此安行則一也○程子曰實理得之
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
捐軀墮反羽敏命者若不實見得惡鳥能如此須是
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
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或問有殺身以成
竊謂苟所利者大一身何足惜也○程子曰但看
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程子曰但看
生至死捨得死道頭大段好道夕死可矣○程子曰但看
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睹一箇是○朱子曰曾見

人辭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
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為死便
是生便不是其性命之理也○或問有殺身以成
是至人於全其性命之理也○或問有殺身以成
是仁人於全其性命之理也○或問有殺身以成
這仁人於全其性命之理也○或問有殺身以成
已合於理則此章曰成仁者死○或問有殺身以成
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安者死○或問有殺身以成
天地之間夫孰得而此心安者死○或問有殺身以成
不曰仁義之體一而用之殊故君子之於理之正身浩然充塞
者有以仁義之體一而用之殊故君子之於理之正身浩然充塞
者有以仁義之體一而用之殊故君子之於理之正身浩然充塞
宜以所惡傷所好人之莫不義士有甚於此之言是也○或問有殺身以成
以異於人哉然曰人之莫不義士有甚於此之言是也○或問有殺身以成
殺身而不避蓋其死所重者生也○或問有殺身以成
所與生者不也苟正其死所重者生也○或問有殺身以成
哉魯子所以也○或問有殺身以成
者與仁人所以也○或問有殺身以成
曰志士與理一者當死而仁則弗於此天理忍於

吾心而傷害於吾仁矣心之德即所謂仁也理當
先而後天無
關矣○若室陳氏曰順謂之成無則必如當
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更推實甚名奢耶○此境
但見義理而不可見已身更推實甚名奢耶○此境
程子見義理而不可見已身更推實甚名奢耶○此境
真實見因夫定是言更推實甚名奢耶○此境
必不以成死簡便定是言更推實甚名奢耶○此境
以曉人肯也○簡安陳氏曰志士仁人所得定方肯此
心方能有實見實見得是簡成非方能殺身成仁以
成就簡是而實見得是簡成非方能殺身成仁以
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何別曰成仁義一箇能殺身成仁以
之存心言義以生取義何別曰成仁義一箇能殺身成仁以
即所以成仁義以生取義何別曰成仁義一箇能殺身成仁以
子一而己身斷制處言故曰取義其為成仁不兼於義
則一而己身斷制處言故曰取義其為成仁不兼於義
可理言亦曰義一理也通考宋氏公遷曰仁兼人心
事若殺身成仁則富貴貧賤而難言之此皆即其處事
槩若殺身成仁則富貴貧賤而難言之此皆即其處事
言而存心在則富貴貧賤而難言之此皆即其處事

與
德

而親仁又言友士之仁皆是指仁人而言宰我專
指愛為仁故其蔽也愚夫子舉成德而言則仁之
中未嘗無知也又曰專言仁者則成德之人也若
以仁者對智者勇則又有一體而不同以一人之身而
兼有其德則姑就其成而稱之以仁者目之也以其
人質有所似德有所成而稱之以仁者目之也以其
有而得仁者之名也文三本上各

○子貢問為仁子曰王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

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勉齋黃氏曰大夫言賢已見
脩身也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

論語

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家語孔子曰吾始也後則商也好與賢者處賜也曰魯子曰向謂也子曰商也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不肖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與君子處則化與不善人居則不善也。

曰大者必以事其賢者士必慎其所與處焉。○宋子曰

禮而勉勵以至於仁更相勸勉乃為有益。○宋子曰

友仁也是能復禮須要相勸勉乃為有益。○宋子曰

切賢只是箇言友徑指上說。○宋子曰

仁成其德也。○宋子曰

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其士之仁者則有所切。

陳氏曰嚴憚指事大夫所以為仁者力矣。新安

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汪氏曰此

發明之問意重在此字故夫子答之只從此字發

明其意也。○新安陳氏曰資者助也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讓辭。朱子曰顏子之問有二一問仁一問為邦須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及為邦之事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朱子曰邵子皇極經世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世為一會以會統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為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註

高中玄曰問顏淵問為邦註云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然否曰此亦問為邦而已何謂謙辭曰伊川云春秋之書百乘易之法此義門人疑者得時惟顏子得聞嘗語之曰行夏之時象履之輪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也然不曰伊川以春秋為孔子自行天子之事自創制立法春至正月為行夏之時代禮樂為其所立之法然春秋只是明周天子之事率諸侯以尊周何嘗自立法度即春至正月亦非夏時又與周冕

殷駱詁釋何下蓋謂告
顏子者為巨且不易之法
可也謂為春秋之義則非
也

一開物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此子
後便有一塊查庠在其中漸凝結而成地初則
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
勢以人物出來是言到上方有地有天未嘗地到
上方有地未嘗有地到上方有地未嘗有地到
人從其始故三代建以為正夫以寅子寅月可施
故謂造化之運始而元會運世小則歲日月時其
致一也天地始終一而元會運世小則歲日月時其
元統十二世亦猶一月統八百年首會為子而天
統百六十年亦猶一月統八百年首會為子而天
子半次會為丑而地始闢又次會開物於寅而
始生今當午會為一而地始闢又次會開物於寅而
於戌則不復有人至亥則周十二會以終一元而
天地混矣終則復始循環則周十二會以終一元而
不窮天地再造又如此矣然時以作事在氏傳則
歲月自當以入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
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也禮運子曰我欲觀夏

也吾得夏時焉○夏小正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
夏時書名今存載德註
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黃鍾而丁日陽氣雖始於

然猶潛於地中而未見其生也物之始也
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為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
氣應焉古之聖人言之以是為生周物之始也
於是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功未
而有地則改正歲之義以言乎天則凡四時五之
言乎地則改正歲之義以言乎天則凡四時五之
不碍其中正此孔子所謂行夏時者蓋由歷數以
夏之法如堯典所謂行夏時者蓋由歷數以
之而皆差惟夏小正之書授時為無差也諸家之
時也○問集註曰初昏建寅之月何獨存初昏
為定○雙峯饒氏曰天象難推擬方有定若初昏
自定○雙峯饒氏曰天象難推擬方有定若初昏
周流四方無可捉摸凡測星辰都初昏則日景
却用日中○行字善令說了古人每月有政令日
夏小正可見行夏時之善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
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

曆日中星鳥以設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問春秋書王正月是以十一月為春如何曰然天時參差自是周制夫子不敢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瀨子笑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時方與天時當對此是夫子微意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巳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去聲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聲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問周輅為過侈何也深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義曰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

服周之冕

路寢車曰路車左氏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勿軒熊氏曰按記明堂位焉車有虞氏之輅也鈞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註曰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王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王象以飾諸末羊輅貌之以華而漆之木輅漆而巳○雲峯胡氏曰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反敷救前後有旒

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何

曰世本云黃帝作冕周禮弁師掌王五冕其制蓋以木為幹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既謀

後方前重四寸後重三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

旒驚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各十二玉公之衮冕九旒九旒九旒五旒七旒七旒五旒五旒五旒三旒三旒三旒二旒二旒二旒以弁庶

此所謂巧言令色孔子任者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回告之

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父也不能無

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

常行之道○此以為之兆耳由是求之則餘皆可

考也○采子曰發此此為之兆兆猶準則也非謂為邦

餘事皆之可依於此而推行之耳○雲峯胡氏曰須

看對酌二字以過三代正朝酌之如徒效之為得其

中正自輅至周而有之至周而武其制始倫酌酌之

如從周為帝已自克商湯武此皆有樂對酌酌之不

者當樂之也○張子曰禮樂治去聲同之法也放鄭

聲遠侂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

臣更相戒飭音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

德可久○崇可大鄭聲侂人能使入喪去聲其所守故

放遠之○或問鄭衛之音皆為淫奔夫子獨欲放鄭

之○鄭詩四十一淫奔之詩已不啻七之詩○衛詩四

男悅女之詞鄭皆女惑男之語○衛猶多訊刺懲創

于衛矣○夫子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鄭舉重而

也○張氏好古曰小人之禍國家柔惡尤可畏於

剛惡○柔者有覆亡而終不悟者夫親而遠之為害

李南黎曰此與上論同加
已矣乎三字者殆猶有異
焉而今已絕望也茲可現
世道人心矣

家立一法度若不為長遠之慮則目前即有近憂
矣○雙峯鏡氏曰蘇氏只說得地之遠近欠說時
之遠近若云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患在旦夕之
近矣意方足○厚齋馮氏曰慮在事未來之先憂
在事既至之後慮不遠則倫不豫而憂近矣慮遠
而倫豫則有以弭憂矣好去聲下同

子曰已矣乎嗟其終不得而見之也南軒張氏曰世之
已矣乎嗟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所以嘆之也○慶源甫氏曰誠于好德者鮮夫
所以警人使知自勉也大新安陳氏曰吾未見好
德如好色者也已見子罕篇此如加上三字而發人
之意愈切矣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
實而不與立也

竊位言不稱聲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
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

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

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
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

長篇子產有君又以為竊位
子之道四焉章又以為竊位慶源輔氏曰爵位天
德者之所宜居也豈一已可得而私有哉如盜得
而陰據之則蔽賢抑能惟恐人行私而不自知其非
矣○或謂竊人之物者惟恐人見而逼已○雙峯鏡氏曰恐有
位者惟恐賢者見用而逼已○雙峯鏡氏曰恐有
此等意思竊人物者見用而逼已○雙峯鏡氏曰恐有
仲自居上位亦自有所長與柳下惠並立便被
他形出已之短所以蔽而不進之○勿軒熊氏曰
公叔文子與大夫俱同稱其文臧文仲知柳
下惠而不與立則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荐賢為
重也○新安陳氏曰不明者知識之暗不智也蔽

賢則心術之私不仁也豈非竊偷哉位以為己之私有而不復以戕位為國家待賢之公器歟文仲魯賢大夫夫子不雷同而賢之大公至正之心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責已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去從所以人不

得而怨之朱子曰厚是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一向如此寬厚和

易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修己待人當然

之理也非為求遠怨而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孰思而審處聲之辭也不如是

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孰思而審處聲之辭也不如是

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朱子曰只是要再

意妄行雖聖人亦無奈何也何○覆峯饒氏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慮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

矣哉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好行

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

德而將有患害也朱子曰下三句雖從第一句帶

得下二句為亂道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村人多如

此既言不及義而惟止好行小慧則其為邪惡傾

險之小輩審矣欲免於罪過難矣哉○或問慧固

欲之私耳○南軒張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

繆巧之私而已小慧之好義之賊也○雙峯饒氏曰此雖兩事其實相因○胡氏曰集註所謂茲則其心日甚一日熟則其機日深一日所以至此者以其羣居而終日如此也言不及義故無以入德好行小慧故將有患害焉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

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

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

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朱子曰義以為質是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

尊卑之分須當讓他人然讓之之時亦不可且如人知

順便是不能遜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以終始誠實○義則是一事却非是出之剛決意思然後方信以成之也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義不從容不迫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禮孫皆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禮孫皆是偽○問禮行而不出何別曰行是安排恁地行出是從此發出禮而前不孫則不免矯世先以威嚴加人○陳氏曰事到面前便斷可處此在先是義以為質可既定或從或遠所以區處此在先是義以為質無峻厲方不忤人之於其區處或出辭氣須誠實則此事成無欠缺可悔處是信以成之總歸須誠實則套事只於日用間驗之自見○雙峯饒氏曰當然處是義質是箇坯教朴子見信以成之總歸須誠實則禮來文這義擺佈教他無忌地有條理然義有圭角又須遜順以出之使信以成之則不減質而當然之則了義之本真故又須信以成之則不減質而當然之則又曰義以為質故又須信以成之則不減質而當然之則孫出而不成質之信則文勝而減質皆非君子之行道○雲峯胡氏曰義以成之不可在信實然非禮孫之後又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

加以信也曰義曰禮
孫始終一實而已矣
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
言文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梁子曰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起若無敬以
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南軒張氏曰義以方外
是義為用也而此章則以義為體蓋物則森然具
於秉彝之內此義之所以為體也必有是體而後
品節生焉故禮之所以行此者也其行之也以孫順則和而不失故孫所以出此者也
而信者又所以成此者也蓋義為體而禮與孫所以為用而信者又所
以成終者也信則義行乎事物之中而體無
不具矣○慶源輔氏曰敬以直內義以出之信以成
內說出外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必敬存而後義立義
之是由外說入內○胡氏曰必敬存而後義立義
者事之質而敬又義之本推而上之也○看室陳
氏曰此義者為質則禮行此義者為體而三者為用矣○新安信
成此義者為質則禮行此義者為體而三者為用矣○新安信
氏曰此章本無敬以直內之意程子又推本而言之

也

南軒張氏曰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其
實也○問既謂之君子又緣何病其無能○歙峯饒
氏曰若自以為有能則不足以為病其無能如云君子
道者三我無能焉君子之道四立未能一焉夫子
豈是無能者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
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南軒張氏曰有是
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之
非謂未名於人也○歙峯饒氏曰言沒世者蓋指
事乃定生前或可干名沒後却無點不得公論方
定非有可稱之實者必不見稱于人沒後有名可
稱則真有善可知大率沒世不忘亦此意○厚齋
馮氏曰病之名固君子之疾之所羞終無為善之實亦
求有為善之名固君子之疾之所羞終無為善之實亦

說

君子之所惡故長而無迷孔子責之四十五十而無聞孔子嘆之沒世而無稱孔子疾之然則李者亦可以勉矣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已小人反是此君子小

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

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

以求者亦反諸已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于譽

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

之意或問楊氏之說似傷巧深子曰雖巧而有益

論將恐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而曰君子求諸已詳味此言不

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又曰君子求諸已詳味此言不

要當如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矣○

相為一意揚氏於此又合三章為一意文意反覆互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莊以持已曰矜然無爭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

衆曰群然無阿比反至之意故不黨程子曰君子

不與人爭○龜山楊氏曰矜者矜莊之矜非謂矜

伐也○朱子曰矜是自如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矜

細行終累大德○南軒張氏曰矜莊自持易至絕

物而失於爭群居相與易至徇物而失於黨君子

非與人易也處已嚴而不失於公故群而不黨○
震源輔氏曰在以待物平而不失於然用意或過則便至
垂戾之心生而與人爭和以處衆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
過則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天理存亡只在
一息之間夫子言君子如此所以使學者於持已

處衆之際戒謹恐懼務盡其理而防私意之或萌也○新安陳氏曰矜也忿矣則矜而爭矣可以群而不流於黨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

南軒張氏曰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為善者也亦不以人廢之則善言棄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其言之善而遽用舉其人○新安陳氏曰君及言故也亦不以善而遷用舉其人○新安陳氏曰君之言必善自不可沒故也如孔子因宰予晝寢而聽言必觀行孟子不沒陽虎為富不仁之言聖賢之蔽故如此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

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

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

仁之方也新安陳氏曰恕者求仁之方也孟子曰強恕而

行之不亦宜乎問言恕必兼言忠如何此只言恕

時忠在裡面了○問終身行之其恕乎南軒張氏曰

是恕之端否曰○問終身行之其恕乎南軒張氏曰

所不莫大於自私○恕者所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

者極其至則仁也忠恕體用也是所當終身而行之

其用力處言之行也○恕者蓋於

有資於人及物即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廣濟

則為聖人蓋指其用而己又曰始則推己及物終身

警於學者蓋聖學以仁為先而恕則求仁之方也

蔡虛齋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如雍也可使南面之類

○子曰吾之矣人也誰毀誰譽者其有所
○陳氏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就一邊論其實
不止如已欲孝弟人亦欲孝弟欲弟必推已之心
欲弟者以及人使弟人亦得行以遂其欲而孝
便是大恕只是推已之心義不明那物而善已之
甚范忠宣亦謂以來說來心之義不明明那物而
主著不待據他輕恕字之意如不肖之已有意
人說且恕又併恕人乃相率為不肖之已有意
人有過又併恕人乃相率為不肖之已有意
心之義乎○陳氏曰此約遂發此問未聞豈推已如
子貢多學欲知博中之約遂發此問未聞豈推已如
所以只以仁此聖人之無我也惟其畧無私已
一視同仁如此聖人之無我也惟其畧無私已
之用自然如此聖人之無我也惟其畧無私已
如孔子告子貢以能近取譬告仲弓以不怨餘
皆是此類此所謂恕以及人為主蓋曰如愛已之
亦當以愛人也大學之絜矩

試矣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
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
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苟如此若其
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
毀也陳子曰毀者人本未有十分惡將做十分惡
如一物本完全今打破了便是毀若那物元破了
雖未可謂之毀譽亦是我試之知得將來如此若
不如此也○或問毀譽之說曰毀者惡未著而
詆之譽者善未著而毀譽之說曰毀者惡未著而
辭之善惡之心光明正大有過其實者然髮之
善也故但有試之未知其賢則善者雖未顯已
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其賢則善者雖未顯已

如

所

恕

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試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言
毀蓋非若後世所謂耻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
有先褒之善而無毀則聖人之惡則是有聖人之心耳曰若
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惡則是有聖人之心耳曰若
毀是乃善善速惡惡惟輕功疑惟重春所謂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所謂與其殺不
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
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善見證驗也聖人之意
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未嘗不存是乃天
地生物之心也若入於老佛荒唐之說而無情者
為至則怨其高者入於老佛荒唐之說而無情者
於申商慘酷之科矣○周氏曰毀云損其真若叔
孫武叔之毀仲尼是也譽云過其實孟子所謂聲
聞過情是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也今此之人也三代之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者
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
者

時所以善其美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

陳子曰

本虛然意故我今亦不得而在其是非之實也

陳氏曰此句繼上一截誰毀誰譽之意通考百山

又謂此句難得簡潔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

句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

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

時非用之實也

似為簡明

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

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

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聖人說一句話便是民即三代之時所以為善之民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

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
亦斯民也順理之謂直是也○雙峯鏡氏曰下而
已先王命德討罪亦若對已而言民對君而言一
民三字即上面人字故言但今對已而言民對君
有三代字在面上故言但今對已而言民對君而
俗不美直化行俗美好惡今對已而言民對君而
善而過其實者吾之於人則不然蓋視今此之民
○雲峯胡氏曰朱子云所視之為後世蓋道之民
惡無所私曲○新安陳氏曰尹氏之意略而未明
以然者矣○新安陳氏曰尹氏之意略而未明
子就其說而發明所得精切至到耳善惡無所
私曲乃人心之天理所在萬世如一日善惡無所
間也然有先衰之行乎其間焉好善忠厚之心與
緩之惡心未嘗不行之心乎其間焉好善忠厚之心
並行而無私曲之心

李南極曰三事是盛
事之僅存不可謂細
故史之闕文是虛已
見以與眾同其疑不
驕之遺風馬之借人
乘是微已私以與人
公其有不吝之貴風
今則驕吝成風雖
僅存者亦無復存
矣吾不知世變將
何所底止也

乘平聲 亡音無通 夫音扶
乘之今亡矣夫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
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去聲而言必
偶見有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南軒張

馬借人乘之已雖有馬不能乘則借人乘之史有
闕文以人乘之已雖有馬不能乘則借人乘之史有
則夫嘆風俗之厚趨於薄也○勸齋黃氏曰今亡
矣夫嘆風俗之厚趨於薄也○勸齋黃氏曰今亡
古者六書皆掌於史官班孟堅言古制書必同文
不知者必闕問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
私故子必闕問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
有馬者借人乘之及史之語其闕文也今亡矣夫雖略去
四馬駕車而乘之所謂乘如詩言乘乘子路乘黃蓋
朋友共之意○雲峯胡氏曰史闕文猶不挾已所
見以自是馬借人猶不挾已所

言言八卷

作於其事害於其政
是成過也是謂過也
者成而不可改者也

弘廓反郭而大之也人外無道人之身即道外無
入以道即人之所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
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
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入也○問人能弘
道如檢其心○知檢其心○知檢其心○知檢其心
氏曰此道字是就自家心上說若就道體上說則
道自際天蟠地何待人弘又曰四端甚微擴而充
之則不可勝用此謂人能弘道○四明黃氏曰
弘有二義人得一物之道於心也方其寂然而無一
理之無一備亦無一得是物之用亦無一物而受之
而通無一事非弘其容受也人心攬之若非是理之
推這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攬之若非是理之
而萬物皆備於我此弘之體其廓大也四端雖微
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此弘之用性一分之所
固出者一盡收來我分之所當為者一全體無所
推出去方是弘通考勿軒熊氏曰道之全體無所
不包惟學故能廓而大之矣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
不及改矣新安陳氏曰過而肯改則過泯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

益不如學也

此為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
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

以教人耳朱子曰思是硬要去去做學是依這本子
其志放退一著寬廣以求之不去恁地迫窄便要
一思而必得○問聖人也曾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
以思否曰聖人也曾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

可書六全
命台八卷

過而不可改者也
是謂過也
者成而不可改者也

說命下孔氏註順志也
蔡氏註遜謙抑也

鄭申甫曰祿在其中與告
子張句一樣者學道便
有許多受用此祿在其
中也是以君子心專於
道而所憂不在貧也
說祿在其中者不求之
謂彼自至也非吾求之也

是真箇惟橫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然與辛苦來
○爾軒張氏曰此章非以思為無益也
○惟學遜志而
○學則無益耳
○此章非以思為無益也
○惟學遜志而
○施之謂遜蓋勉勉循循其學有自得之義不凌節而
○必求徒思而未必有得也
○必求徒思而未必有得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

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

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聲憂貧之故

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

血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朱子曰君子

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脚說耕也餒在其中學

食故下而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
道耳非憂貧而學也○學固不為謀祿然未必不
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維是如此然君
子之心中却只見道不見祿○此言在其中蓋言自
有在其中而兩句似相反矣○問耕也餒在其中學也
却有時而餒學非謀食却可以得祿○獲峯饒氏
曰首句重言憂道自然不憂貧也且以此等意思存之
難事以學言者縱未自然不憂貧也且以此等意思存之
胃中久矣自能自然不憂貧也且以此等意思存之
為貧富閑打不透爾果不憂貧也且以此等意思存之
陳氏曰謀食之食引喻此章夫以明道而學耕也餒
審內中一句自是君子惟謀學以明道而學耕也餒
以得祿之輕重也君子惟謀學以明道而學耕也餒
末申言而祿自道在其中學焉而聽祿之自至可也末
又申言而祿自道在其中學焉而聽祿之自至可也末
食憂出於心謀道見其學焉而聽祿之自至可也末
欲學而外之輕耳見其學焉而聽祿之自至可也末
重而外之輕耳見其學焉而聽祿之自至可也末

必不

邱與恒同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

之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去聲之則無以有之于乎

於身矣程子曰知不能及之仁不能守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知

真知未有不能守者○新安陳氏曰好學近乎知

力行近乎仁學而不知之明則知及而得之矣不能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

泄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

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

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

而慢易之下句放上聲此○子思所謂知及之必欲

耳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守之者所以貴乎篤也○問

不知及之成集註謂守有氣習之偏何耶○清室陳氏曰

蓋雖是有仁能持守然當臨泄之時舉動之際此

心少懈是妄念便生須是逐時照管令鱗縫之際此

才周密處雖是本體已造醇美猶恐節目上有疵

又須逐節照管要令盡善盡美

未善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動之不以禮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耳禮謂義理

之節文朱子曰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

禮下箇禮字歸在民身上○動之事便是使之以

泄力至切益莊

禮蓋使他以此事 ○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
 而大本立矣 洫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
 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 朱子曰固有成
 氣質蓋亦有學底 ○慶源輔氏曰不然亦不可專主
 莊氣質之偏也 不以禮學問之闕也 故夫子歷言
 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
 也 朱子曰知及之知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
 辟之類知及仁守到仁是明德工夫下面所謂教惰而
 底工夫如何曰守人自是極了却又要走而動以禮
 物治民時少此莊嚴意思自本末工夫夫兼備否曰固
 是未盡善處又問此是守若做箇根本方好去檢點
 是但無先有知及仁守若做箇根本方好去檢點
 處便無處無事不若學之本也 莊子曰禮動為政
 之事也 然為學之事雖未及乎為政至於接物處
 家之際亦非莊蒞禮動不能為也 為政者雖不專

於為學然非知識之明而持守之固亦無以為臨
 政之地矣 ○此一章當以仁為主所謂知及之所謂
 以求吾仁 洫之動之 所以持養吾仁者 ○或問此
 章曰大抵發明內外之本末之序極為完備而其要
 以仁為重 禮亦能守之 則全其德也 ○南軒張氏曰
 動者不以禮亦能守之 則全其德也 ○南軒張氏曰
 者實矣 又不能守之 則全其德也 ○南軒張氏曰
 者以禮教民 則民作興也 此動之也 ○雙峯饒氏曰
 此而後善然所以成已之守也 此守之也 ○雙峯饒氏曰
 之字指理而言 洫者心德之全 此二守之得之失之
 莊以蒞之則民不敬者德之全 此二守之得之失之
 仁守莊蒞之則民不敬者德之全 此二守之得之失之
 全而責愈備也 猶曰大本已立固足以見其心德之全
 小節未善亦足以為全德之累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

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去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朱子曰。一事之能。否然能任天。下之重。而不懼。小人一才之盡。君子之器。使但不可。以任大事耳。○朱子曰。素有不人。有立談之猶人也。一且受光之天下。若素有不人。有知而可以當其大者。小人之局。於狹小。其易見。故不可。以為任大。而可以任小。知之。大受。如小學者。之學。聖人。有過其量。則敗矣。○雙峯饒氏曰。君子於小事。上有一長。處所以。不可。於小事。上。有拙處。小人。於小事。上。有長處。所以。不可。於小事。上。有拙處。觀之。或問。君子才全。德備。何為。降於。小事。上。有拙處。雖細微。處。有未盡。亦不害。其為。君子。又曰。此。小人之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是小有才之人。非庸常之小人。○雲峯胡氏曰。小節。可以。許。小人。不足。以。知。君子。大受。可以。許。君子。不可以。許。小人。材。之。所。成。為。器。德。之。所。充。為。量。君子。受。者。器。與。量。俱。小。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季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

語下章放聲此後問夫子言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者潛室陳氏曰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為此
勉人爲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計利害
但求一箇是而已學死者患不蹈仁亦不害爲正
命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于亦不害爲正

○子曰當仁而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
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
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
外則不可不遜○朱子曰當仁擔當之當這仁字是
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所做底事○弟
子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先至於仁以爲己任則
當自勉而勇爲不可有讓也蓋仁者已有所謂不讓
自有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

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
是者則顏子所謂與上章皆勉人爲仁之辭上章爲凡
民都爲不知仁而慄於爲之者發此章爲學者粗知
仁之爲美而不知一日勇於爲者發○南軒張氏曰
夫不足者又曰有能一知勇於爲者發○南軒張氏曰
此又明不讓於師之義蓋道不遠人爲之用之在已雖
所尊敬亦無所讓於師之義蓋道不遠人爲之用之在已雖
○慶源輔氏曰遜者禮之實也德之善也凡自外來
者固不可不遜如善名是也至於爲仁在己則何
遜哉蓋非不遜也乃無所與遜也○雲峯胡氏曰
當字大有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去請
事斯語顏子當之當仁爲己任曾子當之顏子也
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爲己之事而遜於夫子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真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問君子不
山揚氏曰惟貞固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

也。○朱子曰：貞者，見得道理是，如此便不盡地做去。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則有固必之意焉。○南軒張氏曰：貞則信在其中，但執小信而于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但執必信者，此諒是也。諒似貞而實非，故夫子特訓之。○言必信，此諒是也。諒似貞而實非，故夫子特訓之。○正言必信，行必果而不知惟義所在者，貞也。諒則固而未必。○馬氏曰：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諒則固而未必。○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哉。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獲先事後得之後，後獲謂不計其效也。蓋為人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已。食，祿也。祿非所計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意。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

聖學公孫下篇理學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集註：言守以官。

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曰：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為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為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當為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蓋亦以敬其事為主也。若曰：為貧而仕，食焉而已，違恤其事，則失其義矣。○南軒張氏曰：後其食者，蓋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非終任其事而即有得祿之心。利雜探之也。若曰：先敬其不為利心，而後有計祿之心，則義齋黃氏曰：敬事後食，臣之道也。餼粟稱事君之道也。○慶源輔氏曰：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是皆天理之當，然而在人之所當為者也。豈可有一毫僥倖求觀倖之意於其先哉。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反知字於善而不當復。反扶

反又論其類之惡矣有軒張氏曰人所稟之資雖
也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以人也原其降衷何嘗不善
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不行愚者可
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豈有氣質之不可變者乎
然之理之有能反之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
可反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
莫人之性同乎一理而已然其品類則有善惡之
曰者何哉蓋于其始生也已有氣稟清濁之分及
異者則長也又有習染邪正之已異苟欲合其而反
其火則在乎教耳故君師有教化之妙則人皆可
以復其善而自無為惡之人豈可復論其類之惡
哉○洪氏曰聖人之教如雨露之於萬物夫豈有
所擇哉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南軒張氏曰君子以義小
鳥能相為謀乎○謝氏曰善惡謂君子小人

邪正謂吾道異端如陰陽冰炭之相反此不能為
彼謀彼亦不能為此謀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劉宗黃氏曰此為
者設然其曰達而已矣則非通於理者亦不能達
也聖人之言未嘗有所偏也○胡氏曰富者欲其
能達也麗者欲其華也○新安陳氏曰惟達理者辭
華美為麗正理反為所蔽本意反以繁多為富則以
一字命辭之法也東坡與人論文每以夫子此言
為主賢通友

師冕見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

皆坐子告之曰其在斯其在斯

師樂師瞽者鍾氏曰周禮樂師太師皆以師名磬
鐘笙鑄箏皆曰師○吳氏曰古者樂

李南容曰辭字該得廣
凡載籍之記述君命之
出辭隣文之聘問皆
辭也

師皆用替以其廢視而聽
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
冕名再言其在斯歷舉
在坐之人以證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

此陳氏曰論語中子張之問此諸弟子為多○
言一動無非教也學者善觀之則見得皆出於聖
心天理之流行者矣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周禮春官太師

師上士四人瞽瞍三百人音玄鍾磬之類凡樂事

相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通

皆在是此是徹上徹下之道讀○尹氏曰聖人處

聲已為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

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

不得其所矣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

道之所不可須臾離也夫惟無往而非誠一以貫之

焦澹園曰此季氏不是相
子定公五年陽貨囚相子
冉有時年十八未曾仕哀
公上年統為季氏宰伐
顓臾必是康子矣

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則其地豈直百
里而已哉孟子於班爵祿之制皆不能語其詳直
計古制以曲阜之地而朱子之說則本諸戴記所謂
封周公以曲阜之地七百里為說耳其書大禹會
諸侯固未可以為僂周禮亦于七百里國則其土
非復其舊武王革商亦因而授之未必能損強吞
之國使百之悉就古制也諸侯則於其間其能久
乎以此推之則二國始封必已不止百里矣夫社
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
孫各有其一在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
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初作中軍二
分公室而各有其二各有一軍家屬季氏蓋征之
無所入于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四分
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
公室季氏擇二于子各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
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

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
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去聲不易之定體而
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慶源輔氏曰
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非所當伐而伐
之則悖禮犯義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去聲謀以夫子非之故歸

外合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李南黎曰顛而不扶
解為顛仆不是蓋既顛
仆便傷矣扶之後險
慶為危高慶為顛遇險
慶則持之持井顛則扶

論語卷八 九

之者矣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
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朱子曰相
之義替者之相亦是如此○復峯鏡氏曰再有實
與謀子路只是不能諫止危未至於顛故持之使
不至顛顛則既
踏頤扶起之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音獨

是誰之過與平聲

兕野牛也爾氏曰兕似牛一角柙檻也櫝置也言
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
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紀音紀不得不任其責

也朱子曰虎在山龜王在他處不干與典者事今
在柙中走了櫝中毀了便是典守者之過○厚
齋馮氏曰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夫子稱為具臣者
以此

冉有曰今天下固費夫音扶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

世必為子孫憂

固謂城郭完固費音秘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
詞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勉齋黃氏曰冉

為季氏之邑而為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
○爾氏曰孔子之為司寇也使仲由墮費而求乃
謀伐顛史以益費是孔子弱三家以強公室而求
反之故孔子惟深責冉求以為非由本意也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

蒙引求君子疾夫句
言此乃是君子之病也
語意是故惡夫佞者

曰書大... 論語... 卷八... 九

同言季氏伐顛史是
貪其利乃不曰貪其利
而必為之辭言為子孫
憂及謂彼為我害○言
曰欲之欲字與夫子欲之
欲字不同故此欲字特
解曰謂貪其利

辭

欲之謂貪其利梅巖胡氏曰求以為夫子欲之吾
切責之臣者皆不欲孔子從欲字發明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

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去聲安謂上下

相安季氏之欲取顛史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

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嬖隙

乞逆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

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朱子曰不和



安在當時有誰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語雖
畧而意則詳也○雙峰饒氏曰均無貧以下文
參差與上文又不相當對何也曰均上兩句以貧與寡
對說下三句又錯綜說大抵貧多起于不均均則
彼此皆足而無貧故曰均無貧多起于不均均則
地雖廣人而無貧故曰均無貧多起于不均均則
雖寡亦不見其為寡而心常以為寡惟和而無爭則
安人亦苟安則禍亂不作曰均無貧多起于不均均則
安無傾均無貧而後能和自無傾覆之患矣故曰
又自相因○鄭氏曰有國家者不患財之乏而患
上下之分而至於不安也均則不患財之乏而患
則下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均則不患財之乏而患
○厚齋馮氏曰夫子稱有國家者正指魯與季

音扶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
來之則安之

內治去聲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句即所謂內治脩武則與脩文德反矣既與內治脩反矣又欲興兵躡武則與脩文德反矣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併責之遠人謂顓臾或曰顓臾在邦域中如氏曰遠人不特遠夷中庸柔遠人在懷諸侯之上夫子以蕭牆對顓臾則蕭牆近顓臾遠其為遠人可知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左傳定公五年囚季桓子及公文伯桓子之從父昆弟也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十月丁亥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楯重尹反兵盾也蕭牆屏音也問蕭牆攝鄭註云諸侯之屏內當有肅敬之意未可知是

命吾

命吾

出劫更孫

牆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

魯而去去聲季氏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

以逐之桓亦患公之去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

來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聲

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

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

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反形旬於經傳去聲其

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音余○魯章句曰昔季

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其后陽虎果

囚季桓子聖人之言可不為萬世法哉自三代而

下人主不師孔子之言不戒季氏之事而被蕭牆

之害者多矣○厚齋馬氏曰聖門紀錄問答多單

辭隻語無文章可觀唯此章數百辭折雜抑揚優

將反復所宜深味也通考程氏復心曰謝說得夫

子深責冉求之意洪說見夫子雖失位而餘福有

以及人○朱氏公遷曰聖人責之之辭見于論語

者凡十章如子路使門人為臣求也為季氏聚飲

而責之宰我之問喪樂遲之問稼圃則因其事之失

之失而責之宰我之言使我戰栗于路言有是哉子

之迂則因其言辭之失而責之至于是哉子

深者所以為之辭蓋聖人欲人有道則攻之責之

四書大全 論語 卷之九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有諸

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

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亦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禮王制變禮
從不從君流放也卑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
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天子
後錢然陪臣家臣也家臣於諸侯皆稱陪臣此謂
家臣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
此傳齊陽氏曰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以宗伯
下莫敢于也至自諸侯出而逆理甚矣苟可自諸
出則陪臣亦可自大夫出而逆理愈甚矣苟可自大夫
氏曰天無道先從禮樂而上僭起禮樂亂則征伐
之權亦為之下移矣禮樂之中禮先而樂後蓋禮
者道之節文有禮則上之所從起征是上伐下便
不和則爭征伐之禮上之所從起征是上伐下便
諸侯互相侵伐是以治天下者先要於禮上伐下
○吳氏曰十世五世三世言其極大約於禮上伐下
故

稱蓋以疑之下章戒竊權者此戒失權者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慶源輔氏曰天下有道諸侯既不得國政哉變禮樂專征伐則大夫亦豈得而專

天下有道則廢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弇其口使不敢言

也慶源輔氏曰下無私議此有道之極致大驗使
庶人自無不議者則上之人於道猶有謙必至於
方為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矣蓋天子得道則權綱在已而莫敢干之
也所謂天子得道則權綱在已而莫敢干之
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謂
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網維解矣若諸侯可以竊
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若諸侯可以竊

之於天子則大夫亦可竊之於諸侯而陪臣亦
 可以竊之於大夫矣其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以
 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尹氏謂於理愈逆則其
 亡愈近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出于
 一也庶人不議者民志定於下而無所私議也○
 正齊陳氏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
 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
 襄昭定哀之春秋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自有道
 及於無道末又因無道而及於有道其欲維持名
 分挽今而返之古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

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

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驥
 而從事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

杜預曰子在喪之稱

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
 十月仲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過
 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過
 立庶子人皆哭○新安陳氏曰春秋是年書冬十
 月子卒公羊傳曰子卒者執謂謂子赤也何以不
 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是子卒之書左氏以為惡
 公羊以為未集註曰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
 子赤本公羊傳也

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
 臣陽虎所執張存中曰見前章三桓三家皆桓公
 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
 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雙峯饒氏曰此
 章自大夫出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
 一條而言

之強也而魯以失政陳氏曰魯雖無桓文之霸然
 興兵非奉王命及請命而擅興者皆謂政逮於大
 之征伐自諸侯出魯豈得為無僭者

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
生於上下之分反扶間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
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或問田桓三
朱子曰孔子之言常理也如書言惠迪吉從逆凶
易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田桓三晉傳世亦
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况田桓三晉傳世亦
皆不過五六胡氏又以後世篡奪之迹八氏皆得
懿高歡揚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
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子孫四五傳而極矣唯晉祚
差末而史謂元帝牛姓猶人其此之謂歟此論之
常理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蓋魯自宣公賴襄仲
集氏曰斯言發于魯制定之世蓋魯自宣公賴襄仲
以立而三家始盛于魯制定之世蓋魯自宣公賴襄仲
又一手命而政必移于大夫自成公而下為國君者
拱手聽命而政必移于大夫自成公而下為國君者
三桓子孫視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臣
也夫三家視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臣
視之亦向憚而本其私意欲以三家專公室之陪臣
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欲以三家專公室之陪臣

子孫之微實兆於此哉慶源輔氏曰此二章想
只是時之言分章者以前章通論天下之勢后
章論魯事故於其中加孔子曰三字而析為二章
爾○厚齋馮氏曰昭公之亂樂祁曰魯君必出政
在季氏三政矣魯君之喪政四公矣以此知當時智
者已有此論夫子故述之○洪氏曰前言十世五
世理也今言五世四世者實也非其有而有者必
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

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讒柔友便佞損矣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

更氏曰直者責善而無所回互諒者固執而無所
之益多聞者有所參訂而所聞不膠偏見集註言友之
有於誠明而誠明可與多聞未即便習熟也便辟
至於誠明而誠明可與多聞未即便習熟也便辟

論語

細目漢哀四年二月下尚
書鄭宗獄殺之集覽
曰便辟或解便者使人
所好辟者辟人所惡

孔子曰善人居如芝
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
與之俱化矣與不善人
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
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

高中玄曰聖人之善意
明而止曾無死對拘係
晦翁最好對故帝中
牽制文義亦是明則不
敢也要歌則不哭之意也
其實損益各言非對言
也若果一益對一損則只
言一益而已反是者即損
矣不必更言損也

謂習於威儀而不直明氏曰便順適也字書云安
恭是也註以為足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
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雙峯

直者友則有過必聞與諒者友則信實相示與多
聞者友則多識前有益便辟者威儀習熟善柔者
所敬阿順然友之却有益便辟者威儀習熟善柔者
每事阿順然友之却有益便辟者威儀習熟善柔者
而友之却有益便辟者威儀習熟善柔者

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
謹哉或問三友之說蓋于集註之說而已矣朱子

是三者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不但如彼之
畏謹之益焉皆與起慕效之益焉何便辟則無
所責善之誠也曰損者與起慕效之益焉何便辟則無
貫通之實矣南軒張氏曰友者所以輔成己德

廣是三者友之則使人常懷進修而不敢自足得
不日益乎便辟則足於每事早屈便則巧言
為柔者辟則容止足於每事早屈便則巧言
為悅是三者友之則使人常懷進修而不敢自足得
損乎自天子至于庶人皆當謹乎此也吳氏曰
益者增其所未損者壞其所本有友道損益豈
止于三未于益畧言之後是推之皆可求也三樂
亦然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

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

遊樂宴樂損矣

節謂變其制度聲容之節新安陳氏曰禮之驕樂
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反為故聞善宴

四書卷之八 論語 卷之八 九乙

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
朱子曰
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耽毒是也
三如驕樂只
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到得宴樂便是三
于禮人踈
遠君子或問三者之非謬則君子之
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樂之實守之
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人之善
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
已焉雖欲不收其損者之相于善亦
為益豈不大哉曰損者之相于善亦
敬不和矣佚遊則忘人樂則足矣
樂道輔成之善則足矣
樂以頹輔成之善則足矣
損益之道存乎敬肆而不敢縱肆也
者欲其循規蹈矩而不敢縱肆也
為善以成其身也陵物則不復循規
也驕樂者恃氣以陵物則不復循規
者怠惰而自適則不復望人之復志
以求安則不復望人之復志
以相反也

○雙峯饒氏曰節禮樂三句都是人欲一節禮樂三句都是天理一過驕樂
益心向人欲上則德日退而有損○節禮樂只是
謹之于毫厘之際不教他過亦不教他不及○驕
樂是奢侈如峻字雕牆之類游如從流上下博
奕田獵之類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吳氏曰君
樂以驕為樂宴樂如飲食為樂之類○易象曰君
子以飲食為樂不可飲食為樂而荒淫耳○尹氏曰
君子之於好樂聲並去可不謹哉損益之資於外者
三樂損益之
發于中者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
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
色而言謂之瞽

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朱子曰人之血氣固而有強

苟常持得此志縱血氣衰極而有盛衰之君子常隨

而不屈者此是志氣血氣所後也人有血氣則能言氣

其偏處警戒勿為血氣所後也

義心亦從而衰夫三戒正為血氣而言又曰氣

只是道義充養起來及養得浩然只是這箇氣始道

也○南軒張氏曰人有所後而後却於血氣配義與道

盛衰之不同則其方則後亦隨而後也夫血氣未定則

動而好色血氣方則其所後者好也夫血氣未定則

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為其所後也夫血氣未定則

所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血氣未定則

馬故各指其最甚者好而使之深戒也夫血氣未定則

能勝人而志氣尚銳歲月尚長亦未甚於貪得故

惟色為剛則涉歷既深而貪得之念尚如未定之日

氣既剛則涉歷既深而貪得之念尚如未定之日

惟其剛強有足恃者故惟闕為可戒也夫血氣未定則

色與闕之念皆無足畏者故惟闕為可戒也夫血氣未定則

故於得為可戒也夫血氣未定則

則常動而易流方剛則勇銳而好勝既衰則收斂

而多貪此血氣之變也常動而好勝則易流則衰則收斂

而好勝則易流則衰則收斂

也君子常者為主而使之變者不濇肆焉此聖賢之學而

者血之靈心是也○雙峯饒氏曰血者氣之靈也

皆聽命于地之心不能持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

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

張

可畏則其戒謹恐慎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
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
則不得不畏之矣德○朱子曰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
是會指有位有齒有德之大人○畏天命三字如好自
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不致遠便是畏之也如非
要緊須是知得天命即是天理若不先知這道理
自是憍然何由不容其可畏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

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
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江氏曰尹
氏此說所

以別夫衆人怵迫小人不務脩身誠已則何畏之
有南軒張氏曰畏天命奉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
也然亦是以其知天命而莫之可畏而已小人則不
之存是以其知天命而莫之可畏而已小人則不
稱也○孟子謂當正說大人則貌之不當為其勢有
耳若夫尊嚴之當則義以告之不當為其勢有
耳○朱子曰謂大人則貌之不當為其勢有
聖人之言謂方冊之有德位者嘗不存也言各有所
一之時之言記此以上類相從耳○朱子曰謂
本平說則見得一君子本無所畏字意然以小人不知
推之則見得一君子本無所畏字意然以小人不知
故集註于上一致其知欲畏天命者之誠意天命者
可心者而通直致其知欲畏天命者之誠意天命者
於人者而通直致其知欲畏天命者之誠意天命者
則無怠慢君子之事也則無間斷聖人之言自誠意以正

四書大義 論語 卷之八

天質學不學屬人事蓋以氣質言之只有三等若
民斯為下則全人事不盡蓋困是窮而通之
如四尚都塞塞行不去了却憤排奮發轉來為學
下等去更無可勉進于中上若人勉而學則打
學胡氏曰以生知為上則此聖人勉而學則打
下矣而聖人下蓋困而學猶可進于上但困而
遂為下而無下蓋困而學猶可進于上但困而
復上之望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
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

難見得思義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

色見形向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

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朱子曰視不為惡色
人所欺為聰若視聽糊塗是非不辨則下而為事
於當思處皆不知所以思矣有為氣真所壅蔽有
為私欲所壅蔽○新安陳氏曰視外明而聽內明
湏去其壅蔽○新安陳氏曰視外明而聽內明
是蔽于外壅于聽之聰以故集註于視之明○程子
曰九思各專其一朱子曰九思不是一是雜然各專其

九思之主敬之義曰然○雲峯胡氏曰事思敬也○謝
氏曰未至於從反容中聲道無時而不自省井

反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朱子曰

何要得他聰明如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家各
有箇道理况耳目之聰明焉之聖人教人本來自
此只為私慾蔽惑而失其理于人教人本來自
外夾持積累成熟便會無此子滲漏○又云忿思

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
南軒張氏曰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
也進也所以推其道于天下蓋其所達之道即其
所求之志也○新安陳氏曰聞其語可見四句皆
古語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
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反形句又不幸而蚤死故夫
子云然然伊尹之道也未行則蘊諸中則行則見諸事也○
問集註謂伊尹太公之流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
揚處疑若于顏子少若顏子若云古之有人有行之者
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若云古之有人有行之者
未見又幸蚤死故也夫淺深也然不知可否曰然隱而
止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也然不知可否曰然隱而
如所論者○非論其德之淺深也然不知可否曰然隱而
曰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義否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

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為其所當為
臣之事君行其如孔明可當此否曰也為伊尹
來之志又問如樂堯舜之志是隱居以求其志及
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志是隱居以求其志及
憐然而起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
民是行義以達其道○所以未信者但伊尹太公可以
是求其志否曰○新安陳氏曰惟伊尹太公可以
行義以達其道○新安陳氏曰惟伊尹太公可以
當之者方其耕莘道也窮隱居求志也及遇湯文
而大用則行義達道也窮隱居求志也及遇湯文
如顏子之用則行義達道也窮隱居求志也及遇湯文
許顏子以此而顏子舍則藏亦幾于此然夫子雖
未見顏子之意是也此朱子嘗謂其善惡而誠非以
德之淺深言是也此朱子嘗謂其善惡而誠非以
一節知至意誠也此朱子嘗謂其善惡而誠非以
者則身求志以守之也此朱子嘗謂其善惡而誠非以
矣此夫身求志以守之也此朱子嘗謂其善惡而誠非以
見與未見之分數齊治平之事體用全而為大人

尤西川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讓國不仕貧苦終身也非飢餓而死也

按莊子史記書餓死非知夷齊者

馬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胡氏曰一車之駟也首陽山名東瀋縣在河
新安陳氏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係於富貴貧賤也

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

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

十篇多闕誤厚齋馮氏曰夫人必有異于流俗而

也以千駟之馬校首陽之君子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矣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葉氏小菴曰伯夷叔齊同隱首陽而孟子不言叔齊者制行立教以示天下為之始者伯夷也叔齊則從之而已孟子論教之所始故獨舉伯夷夫子論行之所異故兼稱叔齊也音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

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焦澹園曰天子嘗獨立他日又獨立獨字正見無異聞也蓋獨之時群弟子皆不在側若有異教便當此時聞之而所聞者亦不過如此則無異聞可知矣他日又獨立前時若未及教者他日宜教之所聞者

亦不過如此則終無異
聞可知者矣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慶源輔氏曰詩本
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
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
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也新安陳
氏曰誦詩三百而能使專對亦學詩之驗通考
勿軒熊氏曰興觀群怨召南二章皆言學詩之法
自吾之一身以至處事接物大而民彛世教之重
小而鳥獸草木之微於詩備矣皆格物所當知也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
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懷源輔氏曰禮有
序截然而不可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敬恭
儉莊敬使人不可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敬恭
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
搖此其所以能立之證新安陳氏曰夫子嘗曰立於
禮又學禮能立之證

懾教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

君孝之遠其子也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

遠其子禮止可告之若此學必待其厚其子學詩學

伯魚之說而又已之孔子為遠其子則以此問及其聞

未忘而以聖魚之說而為又以其子故有以此問及其聞

過如此不知自聖人嘗有私厚其子觀之則亦可以法不

善云尔以異也其告門人固嘗曰興於親
賢愚無以異也其告門人固嘗曰興於親
而此語伯魚以不學詩無以言易其心也
固當然也立謹其節而後有立也陳初疑
學禮無以立及聞斯言乃亦夫子之味所
故有遠聞其子之見其言謂不私其子也
之詞氣亦起人之心禮可固人之所習矣
詩能興起人之心禮可固人之所習矣
謂聖人為遠其子故未可免以私意窺聖
而教之父子之間不免以私意窺聖人
禮之問伯魚乃知聖人之遠其子有異
故聖人止矣若一告也遠其子有異
類者然乎哉曰父子遠其子有異
若伯魚然乎哉曰父子遠其子有異
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何隱乎爾
伯魚亦聞詩禮與遠其子當其可而教之
子亦何嘗遠其子當其可而教之

一耳與詩立禮詩禮雅言與此之聞詩聞禮平日
教門人如此教子亦不容密如此之聞詩聞禮平日
伯魚然乎哉曰父子遠其子有異
所洩矣惜其不壽而不至大成就耳
載道之器也學文學詩學禮則學道在其中
詩書六藝也洒掃應對即精義入神故學文則道
在其中道者事物當對之理也而德性堅固此聖
而心氣和平學禮則品節詳明也而德性堅固此聖
人所以於詩書六藝之學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
不可載於詩書六藝之學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
而學文於伯魚之過庭則教之以學詩禮此聖人
之當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之曰
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

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

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南軒

則此正名之意也。春秋時以妾母為夫人者多矣

一則此以妾為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為者名實之爭

按記曲禮篇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

曰孺人有妾曰婦人曰子妻曰公侯有夫人世婦

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節論天子世婦以下自稱

謂之婢子孔氏正義曰此君夫人之節論天子世婦

侯以敵體一侯曰正夫人者為夫人之節論天子世婦

祭獻蠶浴接見天子者為夫人之節論天子世婦

侯曰寡小君者諸侯相饗夫亦出故得自稱於諸

曰小童者與夫言自謙若未成人言無知也。○南軒

子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家臣僭大夫非一

日矣。以至婢妾亦僭夫人。然正名定分當自諸侯

始故夫子有志於古禮而嘗言之。○南軒

靈公之經末豈因南子而發歟。○南軒

外矣。○陳氏用之曰。國君臣夫婦之倫正則名實稱

亦謂之君易曰其人君之袂。○南軒

君春秋書小君是也。○南軒

正稱號不審必夫子嘗言古禮如此故記之

132X
152
20